

《续眉庐丛话》 清 况周颐

癸丑、甲寅间，蕙风赁庐眉寿里，所撰《丛话》，以眉庐名。乙卯四月，移居迤西青云里。客问蕙风：“《丛话》殆将更名耶？”蕙风曰：“客亦知夫眉寿之谊乎？眉于人之一身，为至无用之物，此其所以寿也。蕙风之居可移，蕙风之无用，宁复可改。”抑更有说焉：《洪范》：“五福：一寿二富。”蕙风之旨，将使二者一焉，其如青云非黄金何。孔子曰：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”如不可求，续吾《丛话》。

咸丰初年，太考翰詹，诗题《半窗残月梦莺啼》。万文敏时官编修，有句云：“九重开曙色，万户动春声。”拔置第一，盖题近衰飒，而句殊兴会也。

临川李小湖侍郎著有《好云楼集》，尝集经句为试帖，绝工巧，《卖剑买牛》题句云：“又求其宝剑，谁谓尔无牛。”《善旌谏鼓》题句云：“见羽毛之美，毋金玉尔音。”

前话载水洗水之法，谓水之上浮者轻清，下沉者重浊。按：《水经》云：“太宗朝，李季卿刺湖州，至维扬，遇陆处士鸿渐。李曰：‘陆君善茶盖天下，扬子江南零水又殊绝，今者二妙，千载一遇，何旷之乎？’命军士信谨者挈瓶操舟，诣南零取水，陆挈器以俟。俄水至，陆以杓扬水，曰：‘江则江矣，非南零，’似临岸者。使曰：‘某掉舟深入，见者累百人，敢给乎？’陆不言，既而倾诸盆至半，陆遽止。又以杓扬之，曰：“自此南零者矣。”使大骇，驰下曰：“某自南零赍至岸，舟荡半，惧其鲜，挹岸水以增之。处士之鉴神鉴也，其敢隐欺乎？”据此，则又以下沉者为佳，二说未知孰是，然而陆说古矣。

常州府属县八，唯靖江介在江北。清之初年，某亲贵出守常州，声势赫，僚属备极严惮。一日，以寿演剧，七邑皆来称祝。靖江令独后至，惧甚，嘱阍者为画策，遂重赂伶人。时方演《八仙上寿》剧，七人者先出，李铁拐独后，七人问曰：“来何暮也？”铁拐曰：“大江风阻，故尔来迟。”阍人即于是时，以靖江令手版进。太守大喜延入，尽欢而罢。

常俗有摇会之说，其法数人釀钱，取决于琼，色胜者得之。相传庄殿撰存与，将计偕入都，苦乏资斧，不得已，纠合一会。届期，戚友咸集，仆告主人有疾，不可以风，请诸客先掷，而主人于帐中掷之。盖殿撰仿狄武襄两面钱故智，预置一骰盆同式者，布置六赫，俟移盆帐中，故为一掷，俾众闻声，则亟易预置之盆，出以示客，弗疑也，咸称贺，遂得资。洎客散，视顷间故掷之盆，则亦六色皆绯，殊自喜。是科以第一人及第。

萍乡文道希学士，夙负盛名。壬辰廷对，误书“闾阎”为“闾面”，经读卷大臣签出。而常熟翁叔平协揆言：“‘闾面’二字，确有来历。”或犹稍争

曰：“殆笔误耳。”协揆曰：“曩吾尝以闾面对檐牙，诂误耶。”廷式竟以第二人及第。

宁波招宝山为浙海形胜地，中法之役，敌舰来犯，知府杜冠英、参将吴杰施巨炮击中之，并有歼其大将孤拔之说。当是时，朝命旌二臣功，得画像紫光阁。未几，吴为某营统领，而提督欧阳利见，竟劾罢之。适宁绍台道薛福成奉召入都，将出使，力言吴之功，得旨送部引见，赏还游击，荐升总兵，终于管带宁波炮台之任，不竟其用，时论惜之。杜亦未闻通显。

瓷器之有窑变，旧矣。曩北京仓场，有廩变之说，亦异闻也。南漕供各官食俸，而京仓红朽实多。相传御膳房所供玉食，或为某廩某仓所变，则一廩之米，悉成洁白圆匀。仓丁白坐粮厅，粮厅白仓督，取以进御。而各官于此廩中演剧称庆，相沿为故事。盖廩之变屡矣，非若窑变之偶然也。或曰：“直隶玉田县所产米，较南漕所运，实更粲美，先期储寺廩中也。”

世传张文敏晚年右臂不能书，易以左臂，书尤遒劲。又高西园能左手书，大氏皆行草耳。唯张涇南司寇，方奉敕书《落叶倡和诗》，俄坠马伤右臂，遂用左手作小楷，极端凝蕴藉之致。张南华学士赠以诗云：“骤马天街一蹶中，险将折臂兆三公。翻身学士疑成瓦，擎掌仙人不是铜。漫笑庄生虚攫右，早夸杜老妙书空。断碑半截浑难补，天遣重完赖国工。”

万文敏官尚书时，自起宅第，高其闾。其对门旗人某所居殊卑隘，惑于风水之说，嫉万宅轩峻，势若凭陵已也，日必詈于其门。公子辈欲与校，文敏则设几门内而坐镇焉，谕阖宅人等毋许出外与人争。久之。詈益肆，语侵及所生。公子曰：“至是宁尚可忍乎！”文敏曰：“彼所詈者若而人，我非若而人，则彼非詈我也。何不可忍之有？”公子辈闻之释然，所谓非义相干，可以理遣者也。

吾广右灌阳唐氏，薇卿、文简、禹卿当同治朝，同怀昆季，先后入翰林。其封翁犹应礼部试，屡下第，辄愤懑无已。每值考试试差，封翁则几于门而坐焉，尼公子辈毋许赴试，恐获分校会闱，则亲父须回避也。未几，遇覃恩，膺诰命，封翁则盛怒，索大杖，杖三太史。亟走避，并浼同乡数辈为之缓颊再三，仅乃得免。

朝邑相国阎文介，光绪初年告归里门，屡征不起。其谢折中有云：“宋臣王安石，小官则受，大官则辞，况臣不及安石万一乎？”名臣引退，在昔多有，乃以拗相公自况，绝奇。

明初，秀才襖阑衫，飞鱼补，骑驴，青绢伞。永乐朝，教习庶士甚严，曾子启等二十八人不能背诵《捕蛇者说》，令拽大木。何秀才之幸，而翰林之不幸也。按：明祝允明《猥谈》云：“谚语起于今时者，永乐中取庶吉士，比二

十八宿，已具。周文襄公乞附列，时称挨宿，遂乞今名强附丽者。”曾子启等二十八人，殆即上应列宿者非耶。乃拽大木，何前荣而后辱也。彼附列之周文襄，容亦不得免焉，不甚悔多此一乞耶。

比年沪上行院中人竞效男装。按：《路史后纪》云：“帝履癸伐蒙山，得妹嬉焉。一笑百媚，而色厉少融，反而男行，弁服带剑。”此女子男装之初祖也。

洪北江《外家纪闻》：“瓠香馆为颖若字启宸从舅氏宅中临溪小筑，恽南田居士贫时常赁居之，故所作书画，多署瓠香馆。余幼时曾于外祖父乱书帙中，得南田居士《乞米帖》，今尚存。字仿褚河南，古秀入骨，故世传南田三绝”云云。据此，则瓠香馆并非南田所自有。近人江浦陈亮甫撰《雅》，谓馆名瓠香，是瓠香，非茶香，殆未必然也。《乞米帖》可与雅宜山人借银券并传，惜未得见。

王仲瞿以“烟霞万古”名所居楼，楼无梯，饮馔皆缒而上。客至，则仲瞿跃而下，与立谈；稍不入耳，耸身遽上，不复顾客，客逡巡自去。或片言契合，则臂挟与俱升，必倾谈屡日夕，然后得去。去亦仲瞿挟与俱下。仲瞿之兴未尽，客欲去，末由也。相传顾梁汾诣纳兰容若登楼去梯，深谈屡日，两事皆可喜。容若款深，仲瞿豪宕。

小姐非宦女之称，说见前话。以小姐称宦女，不知始自何时，按：明杨循吉《蓬轩吴记》：“孟小姐，校官澄女，尝过慧日庵访某女冠，书其亭曰：‘矮矮围墙小小亭，竹林深处昼冥冥。红尘不到无余事，一炷香消两卷经。’此诗殊雅。”云云，则明时有此称矣。

咸丰戊午科场案，诸家记述详略不一，兹贯穿其说如左：

戊午顺天乡试，监临梁矩亭、提调蒋霞舫，甫入闱，即以供应事，议论不合，互相诋讪。八月初十日，头场开门，蒋贸然出。各官奏参，蒋褫职，梁降调，识者已知其不祥。榜发，谣诼纷起，天津焦桂樵时以五品卿充军机领班章京，为其太夫人称寿湖广会馆，大僚大半在座。程楞香，本科副主考也，谈及正主考析公有改换中卷事，载垣、端华、肃顺，皆不满于柏，思中伤之，以蜚语闻。适御史孟传金奏，第七名举人平龄，素系优伶，不谙文理，请推治。上愈疑，飭侍卫至礼部，立提本科中式朱墨卷，派大臣复勘，签出诗文悖谬之卷甚多。载垣等乘间耸动，下柏相家人斩祥于狱，旋褫柏职。特派载垣、端华、全庆、陈孚恩会讯，又于案外访出同考官浦安与新中式主事罗鸿绎交通关节。鸿绎对簿，吐供不讳，而居间者乃鸿驿乡人兵部主事李鹤龄也，于是并逮鹤龄。时罗织颇严，都城内外，无敢以科场为言者。未几，察出程楞香子炳采有收受熊元培、李旦华、王景麟、潘敦俨并潘某代谢森墀关节事，程父子亦入狱

。讯程时，程面语孚恩曰：“公子即曾交关节在我手。”孚恩嗒然。翌日具折检举，并请回避。得旨逮孚恩子景彦，孚恩勿庸回避全案。孚恩以儿子事甚不乐。潘某者，侍郎某之子，孚恩知潘与程往来密，遂以危词挟侍郎自首。侍郎恐，如其教，而某亦赴狱中矣。李古廉侍郎告病在籍，程供牵连其子旦华，解京审办，古廉忧惧病剧死。己未二月，会讯王大臣等，请先结柏与鸿绎等一案。上御勤政殿，召诸王大臣入，皆惴惴，麟公魁竟至失仪。旨下，柏与浦安、鸿绎、鹤龄同日弃西市。刑部尚书赵光偕肃顺监视行刑。是日，柏相坐蓝呢后档车，服花鼠皮褂，戴空梁帽，在半截胡同口官厅坐候谕旨。浦安等皆坐席棚中，项带大如意头锁，数番役夹视之。肃顺自圆明园内阁直庐登舆，大声曰：“今日杀人了！”钱揆初中翰在直庐亲聆之。抵菜市下舆至官厅，与柏携手寒暄数语，出会同赵公宣旨，意气飞扬，赵唯俯首而已。先是，是年彗星见，长亘天，肃顺等建言必杀大臣以塞天变。及狱成，文宗流涕曰：“宰执重臣，岂能遽杀耶？”肃顺言：“此杀考官，非杀宰相也。”阳湖吕定子编修乃道光丙午科，柏相与赵蓉舫尚书同典江南乡试所取士也。赵告吕曰：“皇上昨日问我，曩与柏同为考官，柏之操守如何？”光对：“柏身充军机大臣，何事不可纳贿，必于科场舞弊，身犯大辟乎。”文宗颌之，方冀柏之可邀末减也，詎谈次忽接孚恩密柬，言某人骈首，朱革职，缺明日放，赵持柬恸哭，即嘱定子往为料理云云。秋七月，庭桂父子案结，载垣等以刑部定拟未平允，奏称送关节，无论己未中，均罪应斩决。孚恩先乞怜于两王，乃先开脱送关节之陈、潘、李诸人，而以程父子拟斩决。旨下，决庭桂子炳采，发庭桂军台效力。庭桂出狱，暂寓彰仪门外华严寺。孚恩飞舆来候，一见即伏地哭不起。庭桂曰：“勿庸勿庸，你还算好，肯饶这条老命。”孚恩颜而去。此案主考柏正法，程发遣，唯朱仅褫职，旋即以侍讲学士衔，仍直书房，兽清名素著也。同考监试及收掌、弥卦、誊录、对读等官处分殆遍。自是，孚恩一意谄事肃顺。及文宗升遐，端、肃等伪诏顾命，逆谋叵测。俄两宫内断，雷霆骤惊，肃顺大辟，孚恩遣戍。肃之就戮也。赵尚书仍为监斩官，遣人邀柏相之子，侍郎钟濂，载诸车中，同往菜市。俾目睹元恶授首，少纾不共戴天之恨，事之相去仅二年耳。其陈孚恩新疆遣戍之日，即程庭桂军台赐环之日，天道好还如此。

陈孚恩之人直枢廷也，江宁何慎恪尝汲引之。某日同侪暴直，何步履稍龙钟，行时偶触铜炉，锵然作响。孚恩于慎恪固谊托师门，徐曰：“老师，只有人让火炉，火炉不能让人也。”何知陈将排己，遂伊郁遘疾。昔人有句云：“直到天门最高处，不能容物只容身。”慨乎其言之已。

近人所撰新小说，有名《九尾龟》者，书中某回自述命名所由，盖托谊罕譬。不知九尾龟，固确有是物。明吴郡陆燾《庚己编》云：“海宁百姓王屠与

其子出行，遇渔父持巨龟，径可尺余。买归，系著柱下，将羹之。邻居有江右商人见之，告其邸翁，请以千钱赎焉。翁怪其厚，商曰：“此九尾龟，神物也。欲买放去，君纵舆成此，功德一半，是君领取。”因偕往验之。商踏龟背，其尾之两旁，露小尾各四。便持钱乞王，王不肯。遂烹作羹，父子共啖。是夕，大水自海中来，平地高三尺许，床榻尽浮，十余刻始退。明日及午，翁怪王屠父子不起，坏户入视之，但见衣衾在床，父子都不知去向。人咸云，害神龟，为水府摄去杀却也。吴人仇宁客彼中，亲见其事。

鸟名绝韵者，如绿毛幺凤，桐花凤，词赋家向来艳称。又桃花出仪征，桃花盛开，辄来翔集。又有鸟长尾五色，如锦鸡而小，每于盛夏菱叶冒水时，因丛叶之凹，伏卵出雏，人谓之菱雏。

明清末季皆禁烟，特烟之品类不同耳。明王逋《蚓庵琐语》：“烟叶出自闽中，边上人寒疾，非此不治。关外人至以马一匹易烟一斤。崇祯癸未，下禁烟之令，民间私种者问徒，法轻利重，民不奉诏。寻令犯者断，然不久因边军病寒无治，遂停是禁。”云云。

长洲徐俟斋《居易堂集》有《讨虬虱檄》，典贍可诵，移录如左：

尔{麻骨}虫虬虱者，身惭蚊睫，质细暝。夤缘线索以为生，依附毫毛而自大。聚族而处，岂知蛾子之君臣；迁徙不常，讵有蜂王之国邑。纪昌善射，悬之而贯心；王猛雄谈，扞之以挥尘。固垢秽之滋孽，实锋镝之余生。将军有血战之功，汝依甲冑；穷士贵蠖藏之用，尔处裤裆。厥有常居，毋宜越境；苟为曼衍，必致侵渔。故设汤镬之严刑，重捕获之功令。十日大索，五丁穷追，尔无捍兹三章，人亦宽其一面。尔乃头足方具，便尔鸱张；耳目未定，胡然作孽。惨人肌肤以为乐，吮人膏血以自肥。腹既果然，贪饕未已；形同混沌，蹒跚可憎。投隙抵纤，无微不入；呼朋引类，实烦有徒。时寻蛮触之争，罔睹蜉蝣之旦。以鹑衣为兔窟，高枕安眠；望毛孔为屠门，朵颐大嚼。但知口腹，不畏死亡。尔常噬脐，人犹芒背。遂使袍之士，手不停搔；伏枕之夫，卧难帖席。不耕而食，徒知膏吻磨牙；剥床以肤，自侈茹毛饮血。犹恨天衣之无缝，生憎荀令之薰香。嗜肤比于割鲜，矢口矜其食肉。蠕蠕蠢动，曾玷叔夜之龙章；点点殷红，时污麻姑之鸟爪。朗诵阿房之赋，正如苍蝇之泄赦文；僭登宰相之须，何异妖狐之升御座。罪维满贯，恶极滔天，诚罄竹难尽，续发莫尽者也。兹者，渠魁既获，斧钺将施，事急求生，乞怜恨其无尾。计穷就戮，大患以我有身。或愤燃其脐，或戏切其舌。或咀其肉以雪恨，若刘邕之嗜痂；或数其罪而甘心，若张汤之磔鼠。然而未为合律，不足蔽辜。乃选五轮以为兵，排左车以为阵，敛衽成甲，褰裳作旗，巨擘若博浪之椎，利齿同斩蛇之剑。雷訇电击，风扫云驰。夫以槐安国之岩城，犹然馘丑；兜离国之形胜，尚尔犁庭。况乎

乌合一旅之师，群居四战之地，裸身无蜚甲之蔽，脆弱无螭臂之搏。将视斩级功多，众拟长杨之献兽。血流漂杵，惨同云梦之染轮。仗我爪牙，穷其巢穴，无易种于新邑，必殄灭之无遗。提汤趣烹，杀之无赦。

都门三闸地方，虽在软红尘中，饶有水乡风趣。每值春光明媚，游女如云。其地有灵官庙，香火称盛。道光时，住持女冠广真者，姿首修雫，幽扃梵呗，徒侣綦繁。其居室则绣幕文茵，穷极侈丽。往还多达官贵人，而庄邸与容贝子过从尤密，物议颇滋。往往巨公宅眷，入庙烧香，辄留饫香积，罗列珍羞，咄嗟而办。尤奇者，其酒易醉，醉必有梦。庙中器具，率容贝子喜舍。相传有榻名幻仙，机括灵捷，殆出鬼工，则醉者憩焉。事秘，弗可得而详也。广真又交通声气，贿结权要，朝士热中干进者，日奔走其门，冀系援致通显。或师事母事之，勿恤也。有御史冯某，久困乌台，亦竭蹶措资，嘱广真为道地。某日通谒，适广真以事它出，其徒二尼留御史饭，意殊殷恳。酒数行，尼忽愀然曰：“以君清秩令名，而顾为是齷齪行，诘倚吾师为泰山耶。幸不可长，恐冰山弗若耳。”冯愕眙，亟请其说。尼曰：“君为言官，宁不能レ奸发伏，以直声邀主知，致卿相耶？”遂举广真奸状，及贿赂各节，均有记录，悉以付之，且曰：“止此已足，君幸好自为之，毋瞻顾。幸得当，毋相忘。御史果幡然变计，促驾归，炳烛属稿，待旦封奏。事闻，上震怒，有旨派九门提督、顺天府尹拿问广真情实，立正典刑。庄王褫爵，容贝子圈禁高墙。御史冯某以直言敢谏，不避亲贵，得晋秩跻九列，亟辗转为二尼营脱，置少房焉。

沪上药肆，辄大书其门曰“杜煎虎鹿龟胶”，或问余“杜煎”之意，弗能答也。沕尹言，杜煎，犹杜撰，即自煎，吴语也。苏州蹋科菜有二种，本地自种曰杜菜，自常州来曰客菜。客菜佳于杜菜，以“杜”对“客”而言，可知与“自”同意。

《台湾志》言，其地产金沙，然金沙出则地必易主。曩邵筱村抚台时，金沙遍地，土人淘金者赴抚署领照，每人纳制钱二百文，岁可赢十余万云。

蜀友某言，四川省城外有隙地数十亩，附近居民专以金叶锻红，槌成金箔。计金一两，可成箔阔如三亩，无论何官卤簿经过，砰訇之声，未尝或辍，唯总督过，则停让三槌以致敬。此专门工业也，亟记之。

蜀南产墨猴，大如拳，毛如漆，性嗜墨，置之案头，砚有宿墨，则舔咂净尽，可代洗涤。

相传闽县王可庄修撰会馆课，赋题《辅人无苟》，押“人”字韵云：“危不持，颠不扶，焉用彼相；进以礼，退以义，我思古人。”触阅卷者之忌，以竟体工丽，得置一等末云云。按：钱塘梁晋竹《两般秋雨庵随笔》“四书偶语”一则，有《拄杖铭》云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惟我与尔有是夫；危而不

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矣。”晋竹道光朝人，时代在可庄之前，可庄赋句，殆构思暗合耶？又某说部云，当时阅卷者，为吴县沈文定，颇赏其寄托遥深，并无触忌之说。可庄之一麾出守，盖别有为。

阅四川《巴州志》，载一事绝艳异：

巴州，隋之恩阳县也，县治有恩阳山，山有高低三峰，其最高峰上建一阁，环阁植梅，因名曰红梅阁。巴州刺史王，有子名鸮，读书山下，每课余游览，步至阁前，忽见阁上窗棂悉启，有一红衣女郎俯眺山下，盖绝代姝也。鸮以此阁终年扃，四无居人，心颇异之。潜谋移居阁中，了无所见。唯闲步山坳回时，每于窗畔，见女郎在焉，及入室则阒无其人。值梅盛开，鸮流连树下，见梅一树，花独繁密，鸮因折取，插于瓶中。一日偶自外归，见案上素纸题句云：“南枝向暖北枝寒，一样春风有两般。步上高楼莫吹笛，大家留取倚阑干。”下署款张笑桃，墨沈未干，袖香犹。鸮讽诵再三，极意艳羨，香祷之。越日薄暮，鸮自外归，蹑迹登楼，果见女郎拈毫伏案，鸮突前抱持，极道爱慕。女郎亦不避匿，自道姓名为张笑桃，由是两情欢洽，再易庚{帅虫}。某日，鸮与笑桃携手游行，俯视山下，笑桃神色忽异，顾谓鸮曰：“君知黑雾弥漫者何也？”鸮谓此或云气使然。笑桃曰：“嘻，吾两人情缘殆将尽矣。”鸮亟问其故，笑桃曰“此山有洞，名为巴洞，蛇精名巴潜者居之，修炼数百年矣。能幻形为人，觊觎妾貌，强委禽焉。以彼蕴毒之尤，纯阴之类。实生深山大泽，习居丰草长林。妾诚蒲柳之姿，亦何至为莛萝之托。巴潜涎甚滋恚，必欲得妾而甘心。今知侍君巾栉，益复妒冒，以故喷薄妖氛，冀堕君五里雾中，因而摄妾。君以血肉文弱之躯，万不能当其狂焰，宜速下山谨避。明年大比，君必连捷成进士，外授峨嵋县令。倘不忘故剑，抵峨嵋时，暂缓赴官，迂道峨嵋山下，见铁冠道人跌坐蒲团，君以情哀告，当得援手。或使我两人破镜重圆也。”言次，雾益腾涌，蔽山谷，笑桃促鸮速行，鸮挥泪下山，数十步间，回首瞻恋，犹见笑桃凝颦伫立，凄黯如雾中花也。逾日再至，则林壑依然，人面不知何处去矣，懊丧垂绝。爰谢绝人事，闭帙攻苦，翌岁登第授官，悉如笑桃言。往访峨嵋山下，果道人铁冠者在焉。鸮陈意敦恳，道人曰：“巴潜何敢乃尔，吾念汝至诚，今付汝宝剑一，灵符三。汝即至恩阳山下，斩荆辟莱，觅得巴洞，以一符置洞门，又一符焚化吞之，仗剑入洞，必得与意中人相见也。”鸮如其教，入其洞，绵亘数里，豁然开朗，有屋舍华美，珠帘四垂，则笑桃在焉。相见之下，悲喜交集，问知巴潜外出，亟挈笑桃以行，之官四年，燕好綦笃。一日晨兴，笑桃忽谓鸮曰：“妾近屡心悸，若有奇警，恐巴潜讵知所在，未能漠然于怀也。”属鸮剑勿去身，戒阖人：“有巴潜者来，务拒勿纳。”无何，鸮在典室，有投刺者，未及置词，而客已闯然入，厉声语鸮曰：“吾巴潜也，王

鸮何人，夺人之室而据为己有，久而不归，直是理乎？”鸮急起索剑与斗，而巴潜已入内室，指顾腥霾四合，只赤不辨面目，虽兼卫毕集，举惶惑无能为力。顷之，雾消客去，而笑桃亦杳矣。鸮竟弃官再访峨嵋，则空山无人，曩道人铁冠者，亦无复踪迹。虽真真万唤，唯有空谷应声，泉咽云荒，怅惋而已。

右据州志原文，润色十之四五。窃意笑桃，其殆仙乎。其于王鸮，殆有前缘，缘到则合，缘尽则离，巴洞蛇精，峨嵋道人，举非真有，大抵仙家幻化之妙用。所以澹鸮之感恋，而振拔之情网之中也。不然，巴潜之初摄笑桃，何必待二年之后；再摄笑桃，何必待四年之后，矧笑桃固有道者，素纸题句，不昧慧根，登第授官，更能预决。何独对于巴潜，略无自卫之力，欲摄则竟摄之耶，是皆可寻之间也。夫笑桃知鸮之必感恋，而预示幻化以澹之，何情之一往而深也。事具志乘，未必为无稽之谈，梅阁之遗址尚存乎，殊令人低徊欲绝已。

光绪中叶，吏部有二雷：一名天柱，陕西人，一名祖迪，广西人，皆官文选司主事。陕西雷之夫人奇妒，常恐外子或有藏娇谬举，别营金屋，爰是外而仆御，内而婢姬，日必屡谆饬。稍有可疑，必讠以闻。仆媪辈夙严惮之，微特罔敢徇隐，或犹欲因缘以为功。广西雷早断弦不复续，一妾随侍京邸，寓城西羊肉胡同。都门旧习，曹司揭红笺于门，题曰某署某寓。二雷之门，则皆曰吏部雷寓也。陕西雷之仆某，不知其主同官别有广西雷也。偶过羊肉胡同，见门笺而疑焉。亟询诸比邻，则曰：“吏部雷老爷亦太太之居也。”则亟归报夫人。夫人震怒，趣驾车往。广西雷之如夫人，以谓女宾至也，亟整衣出迎。诂来者一见即痛搦之，重之以辱詈，绝愕眙不知所为。来者益孛文叫呶，弗容辩，辩亦弗闻，沸腾久之。俄广西雷自署归，来者觉有异，稍镇静，因谕白得其情，始自知误会，窘怍几无所容。如夫人者徐曰：“夫人幸息怒，主人固在是，请鬯叙伉俪情。继自今，贱妾不敢当夕。”则垂首至臆弗能仰，汗出如沈，继之以泣。广西雷尤局促难为情。俄陕西雷衣冠至，盖亦甫自署归。门者以告，遽踉跄奔赴，欲更衣未遑也。二雷寅好故款洽，而是时相见，不无强颜，道款仄者，觉向来无此歉仄；致逊谢者，觉兹事难为逊谢。情至不平，不能怒，不怒何以堪；一堪发噓，不能笑，不笑不可忍。幸如夫人者谨而愿，客至敛抑遽入，夫人者亦为佣姬牵挽登车。陕西雷稍从旁促之行，第声色弗敢厉也。既媁解，二雷复枝梧数言。泊客去，广西雷仍门送如仪焉。尤足异者，陕雷妻之始肆也，粤雷妾颇顺受。盖粤雷妾，固量珠燕市者，性又近温婉，颇疑粤雷旧有嫡室，向或匿不以告，今乃至自南中，其忍辱弗与较，盖亦由于误会。然而贤矣，倘并事白之后，揶揄之数言，而亦无之，诂不理厚而庄乎。唯是绿衣抱衾之俦，何能以纯特之行为责备也。此事绝新奇，当时传播殆遍，软红香土中，往往茶余酒半，资为谈柄云。

同治朝，吴文节直谏垣，以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纵兵戕戮平民数千，具折严劾，有“请斩成禄之头，以谢无辜百姓；并斩臣头，以谢成禄”等语。廷议以谓讥刺时政，飭回原衙门行走，而此折为时传诵，朝野想望风采。同时有云南举人谢焕章年逾六十，甫捷乡闈，入都会试，其复试题“性相近也”二句。谢文理境深奥，阅卷者李某几不能句读，以为文理欠通，竟坐褫革。谢固滇中名宿，有及门八人，同上公车，咸愤不与试，群起揭控。事闻于朝，特派大臣复阅，谢得开复，作为本应罚停会试一科，而开复已后试期，应无庸再议，然谢之文名由是盛传日下。人言李某诚疏陋，话以玉之于成焉。而菊部名伶十三旦者，亦于是时以色艺特闻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都门有三绝：吴侍御之折，谢焕章之文，十三旦之戏也。”

清文宗之季年，东南沦胥于太平，京津见逼于英舰。内忧外患，宵旰靡宁，驾幸热河，以“且乐道人”自号，帝王处境一至于斯，自古罕有。

清时“宫门钞”，有“某日推班”云云。考旧制，部院衙门当直日，堂官各将衔名书牌进呈，是日召见何人，即将其牌提出，奏事处即遵照名次宣入。直日次序：首吏部翰林院侍卫处，次户部通政司詹事府，次礼部宗人府钦天监，次兵部太常寺太仆寺，次刑部都察院大理寺，次工部鸿胪寺，次内务府国子监，次理藩院銮仪卫光禄寺。每九日一转，若奉旨推班，则本日当直者，推下一日。翰林院直日，侍读学士递牌，缘掌院学士，乃兼官也。满称翰林院为笔帖黑衙门，称侍读学士为笔帖黑答，翰林院之长也。

同治初年，丁文诚抚山东，俄同监安得海由都南下，在德州登陆，仪从喧赫，并有女乐一部，载之以行。时德州知州为赵晴岚，具禀以闻。时安已过东昌，文诚飞檄截留，并专折纠参，有“查例载凡内监出京六十里，即斩罪。该太监如此喧赫，水陆登程，公然南下，显违祖制。必矫诏所为，可否由臣拿获，就地正法，抑解内府，请旨办理”等语。时恭邸暨相国文忠枋枢要，奏入，亟请示慈宫。玉音第云：“如所奏。”殆竟欲杀之耶。则遽出拟旨，着山东巡抚及江督苏抚一体截拿，就地正法，如有疏虞，惟该抚等是问。旨下，安已行抵泰安。知县何毓福，诡词诱之到省，其辎重凡大车八辆，轿车二十辆，均留泰安。安至省谒文诚，仅立谈数语。文诚曰：“吾已具奏，汝第归寓所候旨可耳。”文诚以月之初八日拜折，十五日奉批，中间一来复，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虑或奉谕解京，则安固侧媚工谗，充其造膝之陈，切肤之诉，其为祸殆不可测。时德州赵牧密晋省，夕诣节辕，为文诚谋：“安若奉谕解京，则文诚三月内必乞退，万不可留。”文诚曰：“汝将奈何？”赵言：“新一小知州，渠未必介意，唯是除恶务尽，宁我谋人，任彼跋扈飞扬，不容越山东一步。”盖赵已决策，不即梟者，必鸩之矣。文诚嘉其能断，与赵约为昆季，迨就地

正法之旨下，则亦以饶天之幸交相庆也。初，安之至德州也，索供张无厌，且呵斥官吏。赵稟有云：“其在舟中，品竹传歌，连宵达旦。尤敢陈设龙衣，招摇震炫，两岸观者如堵。其自泰安至省，何令躬伴送之；在逆旅中按牙谱曲，宴饮甚欢，并言回京后当令超迁不次。”又言：“渠曾求帝御书，帝书‘女’字与之。‘女’乃‘安’字无头，意者非佳讖耶。”而不知即应于目前也。安正法后，文诚并令暴尸三日，途人好事者，辄褫其下裳观之，则信蚕室之刑余也。其辎重车辆，押至省城，文诚派委员八人，在济南府署查点，宝器珍玩，多目所未睹。有良马日行六百里，身纯黑而四银蹄，其尾间别生毛一簇，以红丝绾之，步视神骏，据称得自内厩。及其女乐一部，小内监四名，悉解回京，保镖者八人。当地发落。是役也，文诚丰采动宇内，同时曾、李诸贤，尤极意推重云。

谥法“襄”字最隆重。咸丰三年十月，寿阳祁相国文端面奉谕旨：“文武大臣或阵亡，或军营积劳病故，而武功未成者，均不得拟用‘襄’字。”自是无敢轻拟矣。同光重臣，如曾忠襄，岑襄勤，左、张二文襄，皆美谥也。考《谥法臣谥》：“辟地有德曰襄，甲冑有劳曰襄，因事有功曰襄。”

嘉庆朝，强克捷子逢泰之妻徐氏，道光朝，方振声之妻张氏，陈玉威之妻唐氏均蒙特旨予谥节烈。有清一代妇人得谥止此，方仅佐萃，陈尤未弁，夫妇双烈，诚佳话也。

清制：内阁拟谥，旧隶典籍厅。咸丰初，卓相国改归汉票签，只遵饰终谕旨褒嘉之语，每谥撰进八字，选用二字，唯“文正”不敢拟，悉出特旨，得者以为殊荣焉。凡圈出之二字，列第二第三者居多，亦故事也。

朝鲜国王谥号向由内阁撰拟，后因所拟之字有误用该国王先代名讳者，改由该国自行撰拟八字进呈，恭候钦定。又凡诰敕文字，向亦阁臣所司。光绪甲午，万寿覃恩，总税务司赫德频年宣力，屡晋崇阶，至是依例具呈，请领诰轴。内阁以无故事可循，其制词由典籍厅移请总理衙门撰拟，取其敦素娴，篇中命意遣词，易合客卿性质，于恩礼之中寓怀柔之旨焉。

清制：大学士及翰林授职之员，始得谥文。至庶吉士、翻译翰林，并由部郎改官翰林者亦不谥文，盖隆重之至。按：《谥法考》：“康熙朝，赐号巴克式领侍卫内大臣，一等公索尼，谥文忠”有清二百数十余年，文臣谥武多有，武臣谥文，仅此一人，诚异数也。巴克式即笔帖式，为满人进身之初阶。然索尼以上公之尊，而膺此赐号，则亦郑而重之矣。又顺治朝，文馆大学士达海，额尔德尼本游击副将世职，以精通国书，追赠巴克式，后改笔帖式，亦见《谥法考》。其笔帖式夷为末秩，大约自雍、乾后矣。

相传纯庙于岁暮偶微行至内阁，见一典籍官，独宿阁中，寒瘦如郊岛，彼

不识圣颜也。问何不回寓度岁，对曰：“薄宦都门，妻子均未至，重以档案填委，职掌乏人，惧万一疏虞，因留宿阁中耳。”纯庙颇重之，详询其籍贯科分，并志其年貌，于次日召见。某趋入，天颜温霁，知即昨与接谈者，屏营之下，蒙赐一封口函。谕云：“速持至吏部大堂，但有堂官在，即传旨面交。”某叩头遽出，亦未喻何意。将出东华门，俄腹痛奇剧，僵仆道旁，屡才耆拄弗能兴，虑封函关机要，脱迟误干未便也。傍徨无策间，适同官某经过，呼而告之，托其将封函投交，千万毋误。及部堂启视，乃朱谕：“本日如有知府缺出，即著来员补授。”于是吏部遵旨铨注。越日谢恩，乃并非其人，问之，始据实陈奏，纯庙喟然曰：“《语》云，君相不能造命，其信然耶。”

右据近人笔记，润色入《丛话》，窃意兹事未必尽然，召见面交之软件，何能付托于同官，典籍虽末曹，亦尝簪豪中秘，何至模棱乃尔。当雍、乾全盛时，此等事容或有之，中间情节或传闻异词，无庸丁确而求其必是也。

翰林院例于编检中，奏派四人办理院事，谓之办事翰林，遇京察，皆保列一等，此道府之基也。每议派既定，掌院以名柬延请，使者曰：“请赴清秘堂，不以公牒。”尊而重之也。清秘堂，办事处也。有高尚其志不屑外任者，则先事辞之。又道、咸以前，翰林传御史，亦薄为小就，其志趣高迈者虽掌院保送，往往考试届期，谒假弗与。晚季四五十年，绝不闻此高风。至于清秘堂，尤百计营谋不可得，亦断无不营谋而得者。

《池北偶谈》载归熙甫与门人一帖云：“东坡《书》、《易》二传，曾求魏八不与。此君殊俗恶，乞为书求之。畏公作科道，不敢秘也。”渔洋山人以借书亦须势力为叹，鄙意窃不直借书者，昔人有豪夺，此非豪借耶？

阮文达尝教习庶吉士，大课诗题《天下太平》，皆不知出处。纳卷后，方悟是《礼记孔子答子张问政》：“君子力此二者，以南面而立，夫是以天下太平也。”又某年，金台书院开课，诗题《冰与水精比玉》，亦无知出处者。诗皆类于咏物，不知出《孟子序说》，程子曰：“且如冰与水精，非不光，比之玉，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，无许多光耀也。”六经之文，甚非秘籍，读者往往忽略，自不记省耳。

世俗祀神，案上正中设炉焚香，炉之两旁设台燃烛，不知何自仿也。宋人小说载司马温公在永兴，一日，国忌行香，幕中客某，有事欲白公，误解烛台，倒在公身上，公不动，亦不问，知北宋时已然矣。

前话载北京节慎库有大银，自注：“即俗所谓元宝。”以元宝字俗不入文。按：《续通考》：“至元三年，杨上言，平淮行用白金，出入有偷盗之弊，请以五十两铸为锭文曰元宝。”元宝之名始此，亦已古矣。

海棠木瓜，出南京明孝陵卫，花如铁梗海棠，实较寻常木瓜大者约十分之

二。香淡永，微酢涩，以{山黑}鼻烟陈干者良。比阅《挈沙拙老日记》：“木瓜必偕铁梗海棠对栽方茂，否则结实不繁，且易陨落，闻之曹州人说。”据此，则木瓜之于海棠，信有气类相需之雅，乃至旧京嘉植，能兼华实于春秋，几与化工而竞巧。世谓草木无知，草木无情，殆犹格致之学，有未至耳。

唐熙朝有两于成龙，一字北溟，山西永宁人，官至两江总督，谥清端。一字振甲，汉军旗人，官至河道总督，加兵部尚书，谥襄勤。古今同姓名者夥矣，两公时代官位并同，殊仅见。

清时各直省军府，例称绿营。缘其旗纛通用绿，唯于边际以红繒饰之。

同治甲子克复金陵，曾文正建议开科。于十一月中，举行乡试，上下江士子，北闱下第者悉赴试南旋。有人于台儿庄旅店见题壁诗云：“万山丛里驾双F 3 0，断涧危梁次第过。落日牛羊西下急，秋风鸿雁北来多。霜余村屋留红叶，获后田园覆绛莎，此去果然归故土，年华且喜未蹉跎。”十一月初五六等日，和煦如仲春，至初八日，群集龙门下，则渐闻淅沥声，知已雨雪，至初十日晴霁。是时贡院新修，朱阑绿曲，明蟾照映，多士角逐文坛，复睹承平景象。虽严寒砭骨，亦欣欣若挟纩焉，则五十年前之天时人事，固如是也。

同治癸酉，顺天乡试，都下喧传荧惑入文昌，科场有不利。是科中式第十九名徐景春，以策内不识《公羊》为何书，竟将《公羊》二字拆开，为广东梁伯器所磨勘。梁初签出，礼部查则例，徐景春应罚停会试三科，主考官降二级留任，同考官革职留任。照此办理，片咨吏部。詎吏部咨行礼部，必欲将徐景春褫革。礼部覆称，如革徐景春，则主考皆应降调。时吴县潘文勤署吏部右侍郎，一日，文勤到署，司官持稿回堂。潘怒，投稿于地曰：“吾知有人图全小汀缺耳。”盖其时全文定为协办，而宝文靖官吏尚也。方龂龂间，文靖适至，问司官因何遗稿在地，司官以潘语质告，文靖默然。未几，景春竟斥革，同考陆编修亦革职，主考全文定、胡总宪、童、潘侍郎皆降二级调用。适潘文勤管户部三库，三库印忽失落。事觉，文勤革职留任。至是又得降调处分，遂无任可留，因而革职，旋特旨赏编修，仍在南书房行走。胡小蘧总宪降调后，又因与江西巡抚刘忠诚以田赋事互揭，部议刘革职，胡再降四级调用，终鸿胪寺少卿。

徐景春既因磨勘褫革，内帘各官降革有差，是科各直省试卷磨勘綦严。于是江南则革去举人杨楫，以其《春秋》题，集经为文，语欠联贯，谓为文理荒谬。而江西全榜中式墨卷，其第二开，首行之首，末行之末，皆各涂改一字。若人之名号拆开者然，谓是笔误，何以每卷皆同；以文理论，则又必无误书此二字之理，情弊显然，无可徇隐，因请旨暂行斥革。一面行文确查，实则士子与誉录生为识别，嘱其加意精写，唯恐目迷五色故也。然此事颇难斡旋，兼值

功令森严，几无复保全之策。嗣监临抚臣覆称：“该省试卷纸质最薄，其红格两面一式，而印卷官关防在卷后幅，士子入闱，匆遽之中，往往反写，故领卷后，即各于第二开写此二字，以别正反。历届相沿，亦不自本科始，实属无关弊窦。”云云。奏入，事乃得解。是由抚署司章奏者善于措词，否则一榜皆占泽火之象矣。

光绪朝，扬州陈六舟京兆巡抚安徽，条陈便民如干事，有“令民称贷公家，春借秋还”一条。得旨中饬，谓直是宋臣王安石青苗法矣，以是改任浙江学政。当是时，合肥伯府族人某擅杀人，知县宋某必欲置之法，伯府大哗，宋竟罢斥。太邱适于是时改官，人咸谓得罪巨室使然，而不知其别有为也。施转顺天府尹，称疾南归，颇极林泉颐养之乐。

都门各衙署，旧有小禁忌。三十年前，落拓软红，犹及闻之。内阁大堂有泥砚一方，相传为严分宜物，胥役人等般弄无妨，唯官僚切忌入手。新到阁者，前辈辄申诫焉。翰林院衙门，大门外有垒培，高不逾寻，环栅以卫之，置隶以守之。相传中有土弹，形如卵，能自为增减，适符阖署史公之数，或有损坏其一，则必有一史公赴天上修文者。又有井名刘井，新到馆庶常，或俯而照影，则必无留馆之望。刑部衙门有“顺天无缝，直隶不直”之说，顺天司中门终年扃闭，司务厅每日必以纸黏之，如稍漏缝，则印稿必获处分。直隶司向不设公座，设则必兴大狱。又刑部大堂为白云亭，亭前影壁有一方孔，每早晚司務必躬自扫除之。据云，其中或留纤芥，则不利于堂官。又刑部当月司员，监管堂司各印，印各缄F 3 1，千万不可启视。如启视，则必有监犯病毙，屡经试验，其理殊不可解。

合肥龚芝麓尚书女公子卒，设醮慈仁寺，一士人寓居僧寮，僧倩作挽对。集梵二语曰：“既作女子身，而无寿者相。”公询知作者，即并载归，面试之。时春联盈几，且作且书，至溷厕联云：“吟诗自昔称三上，作赋于中可十年。”乃大咨赏，许为进取计。按：《两般秋雨F 1 6 随笔》：“魏善伯徵士题范颢公中丞厕上对云：‘成文自古称三上，作赋而今遇十年。’”即僧寮士人之作，仅有数字不同耳。

无锡邹壮节初授广西桂林知府，荐擢巡抚，以发逆之乱罢归，掌教东林书院。偶因细故与诸生齟齬。某日，忽见厅事题一联云：“部院难为为掌院，桂林不守守东林。”公曰：“是不可一日居矣。”遂出而从戎。后殉难，易名壮节，并开复原官，人谓诸生一激之力也。

咸丰间，有广东运使钟建霞者，起家寒微，以卖油为业。时漕运方盛，日必担油赴粮艘沽售。一日，以索值往，适司帐者方句稽款目，盘珠格格不已，钟<司见>其旁久之。司帐者问何人，以索油值对，并谓君帐某某等处有误

，故不符合。司帐嘱钟代算，其数悉付，则大喜，询其姓名里居，留之舟中，相助为理，月酬辛金，视担油丰且逸矣。数年后粮艘裁撤，司帐者言：“吾今亦无所事，我二人盍业贾？”遂托以三千金，往来贩运，赢利倍蓰。其人欲与均分，钟不可，但计月取辛资，固与而固辞焉。因为纳粟得巡检，选授湖北副底司。未几，胡文忠驻兵新堤，饷糈支绌，钟以随办捐输，保升沔阳州同，旋擢知州，积官至广东运使，养尊移体，以精明综核见称。其余事尤兼工染翰，新堤州同署中有所书“无愧我心”四字，笔力遒劲，非寻常俗吏克办，而谓出自锥刀竞贾者流，鲜不目为齐东野人之语矣。

武进刘葆楨检讨，光绪戊子会元。于会试前，自更此名，同人莫之知也。及榜发首捷，报录至青厂武阳会馆，馆人曰：“吾武阳无此刘可杀也。”由是人辄以“可杀”戏呼之，刘每忽忽不乐，常揽镜自照曰：“吾名詎真成讖耶？”庚子拳匪乱作，葆楨先已出京，俄复折回，乱后踪迹杳如，传闻于通州遇害矣。

同邑王半塘侍御，光绪庚辰应礼部试，诗题《静对琴书百虑清》，得“清”字，乃末联用“离、尘”二字叶韵。卷经房荐，而堂批谓此卷拟中三日，复阅诗末出韵，摈之可惜。半塘雅擅倚声，夙研宫律，四声阴阳，剖析精审，乃至作试帖诗而真庚混淆，詎非咄咄怪事耶。半塘尝曰：“进士者，器之贵重而华美者也。是有命焉，不可幸而致也。”

李文忠于曾文正为年家子，甫通籍，即赴曾营，文正每言李志盛气锐，思有以挫抑之，俾成大用。洎削平发逆，文正由直督调两江，文忠竟代其任。文正之督直隶也，因法教士丰大业一案，以天津守令遣戍，颇不满于众望。湘籍京官联名致书诋讪其，并将湖南全省会馆中所有文正科第官阶扁额悉数拆卸，文正郁郁无如何。及调任两江，与知交书，有“内疚神明，外惭清议”语。值六旬寿诞，方演剧称觴，忽递到一封口文书，亟拆阅之，仅诗一首云：“笙歌鼎沸寿筵开，丞相登坛亦快哉。谁念黑龙江畔路，漫天风雪逐人来。”文正亦不究所从来，亟纳诸袖以入，自是目疾增剧，俄薨于位。文正笔记曾力辨泰西教堂中刳眼剖心之事之诬，著为论说，惜其稿失传。当时亦以丰大业案，有为而发也。

宋云州观察使杨业，戏文中称杨继业，又称业妻曰余太君，不知何本。按：《辽史圣宗纪》及《耶律斜轸传》俱作杨继业，镇洋毕秋帆尚书《关中金石记折武恭公克行神道碑跋》云：“折太君，德之女，杨业之妻也。墓在保德州折窝村。”折、余殆音近传误。又《续文献通考》云：“使枪之家十七，一曰杨家三十六路花枪。”《小知录》曰：“枪法之传，始于杨氏，谓之曰梨花枪。”小说家盛称杨家枪法，盖亦有本。

无锡朱氏，相传其先世业农，偶掘地，得一人头，乃金所铸成，不知何代物也。朱氏因居积致富，族姓蕃蕃，号为“金头朱家”云。

回教之初入中国也，所订教规曰诸肉不食。嗣徒党不能遵守，乃改为猪肉不食。或驳是说，谓回语名彘，不曰与诸同音之猪。然对于中国教徒而言，固宜作中国语矣。凡由回籍服官者，荐擢至三品，即须出教。以例得蒙赏吃肉，不能辞也。

朱竹《静志居琴趣》，《绣鞋词》云：“假饶无意与人看，又何用描金虫绣。”语意刻深，令人无从置辩，罗泌《咏钓台诗》云：“一著羊裘便有心。”通于斯旨矣。

九言诗，昔人间有作者。长句劲气，于古体为宜，若作九言律体，亦如七言律之妥帖易施，则求之名人集中，殆亦仅见。明杨升庵《咏梅花》云：

元冬小春十月微阳回，绿萼梅蕊早傍南枝开。  
折赠未寄陆凯陇头去，相思忽到卢仝窗下来。  
歌残水调沈珠明月浦，舞破山香碎玉凌空台。  
错认高楼三弄叫云笛，无奈二十四番花信催。  
是诗余旧喜诵之。

相传赵次山尚书开潘皖省时，访闻有伪造关防者，以象箸合并镌刻成文，无蚩发炙F 3 2。箸凡二十一，不用，则二十一人分藏之，亦防其败露也。尚书侦得其钤用之顷，掩捕之，无一脱者，皆自知罪重，涕泣莫敢仰视。尚书第令立尾其箸，其人则发往书局，供剞劂之役，皆巧工也。

∴ 更阳托活络尚书忠敏生平撰著，以考订金石为大宗，其它有韵妃丽之文间见一二，率工整熨帖，甚似词流藻构，不类屏臣政暇之作。《游盘山》诗云：

十万松声夕吹哀，稠云大雾一时开。  
方知雨后凄凉绝，悔不花时次第来。  
垒石成棋天景巧，结松如笠化工才。  
田盘仙去田畴老，空见岿然般若台。

黄鹤楼集句楹联云：“我辈复登临，昔人已乘黄鹤去；大江流日夜，此心吾与白鸥盟。”

康熙十六年，内廷始设南书房，凡供奉之员，不论官职崇卑统称南书房翰林，内廷供奉，唯南书房翰林称之。上书房行走者，不得同此称也。

清制：各直省儒学廩膳生员岁支廩饩。翰林院庶常馆，月之所支亦曰廩饩。雍正十年，张相国文和议奏：“庶吉士廩饩银每人每月四两五钱。”盖庶常未经散馆，官未真除，其隶翰林院亦犹夫肄业生也。

友人广德李晓暉奉其先德忠壮公家传书后，嘱节要入《丛话》。公讳臣典，先是，从曾忠襄吉安军转战数省，每上功辄首列，屡拯忠襄于危。从攻江宁，围合，久不下。时苏、常俱复，忠襄耻独后，愤欲死之，再凿龙膊子地道，募死士先登，公与诸将誓如约。地道火发，城揭二十余丈。公冒烟火砖石直进，伤及要害，城克而病，遂死。去城破仅十许日，曾文正上公首功。奉谕：“李臣典誓死灭贼，从倒口首先冲入，众军随之，因而得手。实属谋勇过人，著加恩封一等子爵，赏穿黄马褂，并戴双眼花翎。”而公已先殒，不及拜命。忠襄咨于文正，奏请优恤。有旨将战功宣付史馆，并于吉安、安庆、金陵建立专祠。一时公私记载咸无异同。云南鹤丽镇总兵朱公洪章者，先登九将之一也。后诸将死，落不偶，与刘公联捷，为忠襄檄留江南防营，阴以报之。刘死，朱留营如故。甲午，张文襄权江督，令朱募十营守吴淞，以创发卒于军。朱在江南久，郁郁不自得，念昔与李公誓死登城，李独膺懋赏，身犹录录与偏裨伍，所奉主帅及同列诸将无一在者。思倾李为己地，昌言于人。谓“曩者之役，余实先登，李资高，适猝死，主帅与朝廷务张之，以励将士，故李独尸大名。李克城次日伤殒，忠襄慰己，以李列首。后谒忠襄，语稍不平，忠襄出靴刀授之曰：‘奏名易次，吾兄主之，实幕客李某所为，盍刃之？’”又言王氏运《湘军志》乖曾氏旨，后嘱王氏定安改订，亦沿官书未改”云云。其尽屏文正原奏，及公私纪载，为此系风捕影之词，甚可骇怪。夫攻金陵，提镇效命者甚夥，何独于公以死旌伐。文正手书《日记》云：“至信字营见李臣典，该镇为克城第一首功。日内大病，甚为可悯。”又云：“闻李祥云病故，沅弟伤感之至。盖祥云英勇绝伦，克复金陵，论功第一。”据此，则奏名列首固忠襄意。幕客李者，中江李鸿裔也。论功之奏，核及殿最，李安敢以私见挠之。又王氏定安修《湘军记》时，忠壮子孙不在显列，无所顾忌。湘潭之志，既乖曾旨，本非官书，东湖觊再起，一意媚曾，又何不可改之有。凡此皆不考情实之过也。

蕙风按：薛福成《庸庵笔记》：“曾威毅之围金陵也，既克伪天堡城，即所谓龙膊子者，在太平门外。高踞钟山之巔，俯瞰城中。提督李臣典与曾公密商，排巨炮三层于其上，昼夜对城轰击，此发彼贮，无一息停，城堞皆颓。贼不能立足，始下令军士各持柴草一束，掷之城下，高与城齐，若为恃此登城者，贼并力严备，不暇他顾。又隔于柴草，不能望。山下旧有隧道，乃前数月所开，被贼觉察而中废者。至是，贼不复防此道，派遣千人，接续开掘，至于城下，实火药三万斤于其中。筑完以土，封固以石。口门留一穴，以大布若干匹，包火药入粗竹为导线。竹长数丈，贯穿穴中。及期，各军严阵以待。火始入时，但闻地中隆隆若殷雷，俄而寂然，众以为不发矣。顷之，砰訇一声，震撼坤轴，城垣二十余丈，随烟直上。大石压下，击人于二三里外，死者数百人。

诸军由缺口冲入。”云云。据此，则掘隧轰城，发策实由忠壮，何止奋勇先登而已。故朝廷亦有谋勇过人之谕，推为功首，孰曰非宜。

晓暎嗜歌，歌者乐得而从之游，遂亦善歌。某夕，兴之所至，竟结束而登沪张园之歌台。余愧非知音，幸此曲之得闻焉。宁乡程子大赋长句赠之，有云：“有时举酒歌莫哀，酒酣还上海边台。天吴象罔作俦侣，乃自惊涛落日之中来。”晓暎之歌之声情激越，吾得而闻之，而其中之所蕴蓄，则吾子大知之矣。

阅近人某笔记，有“二百四十年前之孙文”一则，略云：“水月老人，姓孙，名文，字文若，水月其号也，会稽人，明末诸生。”盖隐逸者流而狷介之士也。见王文简《池北偶谈》及吴谷人《祭酒诗集》。按：《明外史俞孜传》：“孙文，余姚人，幼时父为族人时行槌死，长欲报之而力不敌，乃伪与和好，时行坦然不复疑。一日，值时行于田间，即以田器击杀之，坐戍。未几，遇赦获释。”此又一孙文，嘉靖间人也。见《图书集成氏族典》。

又《图书集成》引《陕西通志》：“黄种，隆德人，永乐中贡士，除户科给事中，资性鲠介不苟合，久居清要。及归，行李萧然。”按：今日所称黄种，明朝人心目中，断无此等词意，当是读作种植之种耳。

晚季春明巨公往往有戏癖。光绪庚寅、辛卯间，户部有小吏曰魏耀庭，能演剧去花旦。似闻其人年近不惑，及掠削登场，演《鸿鸾禧》等剧，则嫣然十四五<门为>娃也，惜齿微涩不瓠犀耳。南皮张相国文达极赏之。相国书画至不易求，有人见其赠魏耀庭精Ψ，一面蝇头小楷，一面青绿山水，并工致绝伦。

光绪初年，朝邑相国阎文介，南皮相国张文达同入军机。阎字丹初，年六十八，张字子青，年七十二。时尚书乌拉布，孙毓汶查办江皖赣豫事件未归，乌字少云，孙字莱山，有人集杜诗为联云：“丹青不知老将至，云山况是客中过。”绝浑成工巧。

冬月所鬻之牡丹、碧桃等，宋周公谨《癸辛杂识》谓之马塍塘花，今都门名曰唐花。“唐”即“塘”之本字，可通也。

癸丑、甲寅间，余客沪上，始识长沙叶奂彬。素心晨夕，一见如故，穷不见疑，狂不为悟，是在气类，弗可强为谋也。奂彬有书癖，书在长沙，其收藏如何美富，余未得见也。所著《藏书十约》，无一语不当行。又《书林清话》尤澹博精审，稿将及寸，余曾暇观。当时尚未卒业，刻未审楔行否矣。阅近人某笔记，载有《奂彬买书行》一首，书痴面目，刻书妙肖。余喜诵之，移录如左：

买书如买妾，美色自怡悦。妾衰爱渐弛，书旧香更烈。

二者相颉颃，妄念颇相接。有时妾专房，不如书满篋。

买收如买田，连床抵陌阡。田荒防恶岁，书足多丰年。  
二者较得失，都在子孙贤。它日田立券，不如书易钱。  
吾年已半百，终日为书役。大而经史子，小者名家集。  
二十万卷奇，宋元相参积。明刻又次之，嗜古久成癖。  
道藏及佛经，儒者偶乞灵。藏本多古字，佛说如座铭。  
百川汇巨，不择渭与泾。来海舶通，日本吾元功。

时有唐卷子，模刻称良工。新法颇黎版，貌似神亦同。  
俾我肆饗饗，四库超乾隆。又有敦煌室，千年藏秘密。  
忽然山洞崩，光焰烛天日。鲁殿丝竹遗，汲冢科斗迹。  
疆吏诚聩聋，坐令怀宝失。西儒力搜求，传钞返赵壁。  
此事颇稀闻，朝士言纷纭。轩使者出，残篇稍得分。  
我友王柯辈，持赠殊殷勤。列架充远物，岂是坊帕群。  
譬如豪家子，恋色拌一死。粉黛充后庭，复重西方美。  
更嬖东都姬，爱听橐橐履。书中如玉人，真真呼欲起。  
又如多田翁，槁卧乡井中。一朝发奇想，乘槎海西东。  
胡麻获仙种，玉树来青葱。不问谁耕种，仓廩如墉崇。  
买书胜买妾，书淫过渔色。朝夕与之俱，不闻室人谪。  
买书胜买田，寝馈在一毡。祈谷长恩神，报赛脉望仙。  
吾求仙与神，日日居比邻。有枣必先祀，有酒长先陈。  
导我琅环梦，如此终其身。一朝随羽化，洞犬为转轮。  
世乱人道灭，处富不如贫。买书亦何乐，聊以酬痴人。

相传吴淞间，有巨蜃吐珠之异。崇明与吴淞相隔百里，一水相望，海上屡见珠光，见则数日内必有风雨。其色紫赤，上烛霄汉，倏忽开阖，不可名状。其光若此，珠之大不知凡几，蜃之巨更不知凡几也。海舟篙师，长得见之。见光而已，不见珠与蜃也，谓之野火。见则三二年中，其地必有涨沙，成沃壤焉，屡验不失。考之志乘，唐武德中，海上巨蜃吐气成紫云，即有涨沙，名以天赐，实为崇邑所自始。天蜃楼海市，皆幼境也，乃至涨沙，因而置邑，则真而非幻矣。龙之灵可以兴云雨，蜃之气更能拓幅员。充类至义，则夫鳌戴四维，知非谬悠之说矣。

昔人以诗得名，如崔鹦鹉、郑鹧之类，载籍多有，唯闺秀殊仅见。长洲李纫兰著有《生香馆集》，其《秋雁》诗最佳，名李秋雁，见钱塘陈云伯《颐道堂》诗自注，《秋雁诗》二首云：

无端燕市起悲歌，带得商声又渡河。

千里归心随月远，一年愁思入秋多。

水边就梦云无影，天际惊寒夜有波。  
屈宋风流零落尽，那堪重向洞庭过。  
又：

谁倚高楼一笛横，凭空吹落苦吟声。  
能鸣未必真为福，有迹多嫌累此生。  
入世岂容缴避，就人终觉羽毛轻。  
越皂楚 从题品，识字何曾为近名。

见完颜恽珠《闺秀正始集》。又长洲陈琳箫《秋雁》二首云：

洞庭昨夜逗微霜，回首天涯合断肠。  
蹙眼无非黄叶渡，安身除是白云乡。  
流年逝水催何速，病翻西风怯乍凉。  
一宿荒池菱芡密，双栖犹得傲鸳鸯。

又：

一行秋影渡银河，又向沧江尾棹歌。  
缴有人何太急，稻粱昔岁已无多。  
忽惊葭苇花如雪，正是关山月始波。  
早识天南萧瑟甚，回峰斗绝悔经过。

其第二首，用纫兰第一首韵，当是纫兰嘱和之作，诗亦工力悉故。

《正始集》撰录钱塘江允庄诗，有《秦沟粉黛砖砚歌》，序云：皖涇某氏藏古砚，澄泥也。红白青翠，斑剥错落若珠玑，上有建业文房印，余忠宣铭注，以为秦阿房宫沟，宫人倾粉泽脂水所成，诚异物也。纪之以诗，句云：“四园错落珠玑细，粉晕斑斑黛痕翠。临波想见卷衣人，玉姜艳逸文馨丽。”

曩余藏《绝妙好词》初印本，每词皆用脂粉相和圈断句，自始至终，不遗一阙。盖出闺人手笔，香艳绝伦。惜不获与此砚并陈几案间也。汪允庄，陈云伯子裴之室，著有《自然好学斋诗集》，曾选《明人三十家诗》。

秦淮古佳丽地，楼台杨柳，门巷枇杷，丁明季称极盛。李香君以碧玉华年能择人而事，抗却奁之义，高守楼之节，侠骨柔情，香艳千古。康熙间，曲阜孔东塘撰《桃花扇》院本以张之。唯其兼通词翰，则向来记载，未之前闻。《正始集》有香君诗一首，亟录如左，《题女史卢允贞寒江晓泛图》：

瑟瑟西风净远天，江山如画镜中悬。  
不知何处烟波叟，日出呼儿泛钓船。

唐王之涣《出塞》诗，可作长短句读。彼特七绝，随意读作长短句，词谱固无是调也。《正始集》有张芬《寄怀素窗陆姊》七律一首，回文调寄《虞美人》词，声调巧合，尤见慧心。诗云：

明窗半掩小庭幽，夜静灯残未得留。  
风冷结阴寒落叶，别离长望倚高楼。  
迟迟月影移斜竹，叠叠诗余赋旅愁。  
将欲断肠随断梦，雁飞连阵几声秋。

词云：

秋声几阵连飞雁，梦断随肠断。欲将愁旅赋余诗，叠叠竹斜，移影月迟迟。  
。楼高倚望长离别，叶落寒阴结。冷风留得未残灯，静夜幽庭，小掩半窗明。

芬字紫蘩，号月楼，江苏吴县人，著有《两面楼偶存稿》。

红闺吟咏，大都颖慧绝伦，故凡杂体之作，尤为可喜。《正始集吴学素小传》云：“字位贞，江苏娄县人，编修顾伟权室，著有《荫绿阁诗草》。位贞诗才敏捷，相传徐澹园尚书雅集东山，以《闺怨》命题，限溪、西、鸡、齐、啼韵，中用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百、千、万、两、丈、尺、半、双等十八字。一时名宿均棘手，顾太史以语位贞。援笔伸纸，立就一律，艺林传诵。诗云：

百尺楼头花一溪，七香车断五陵西。  
六桥遥望三湘水，八载空惊半夜鸡。  
风急九秋双燕去，云开四面万山齐。  
子规不解愁千丈，十二时中两两啼。

又《正始续集》载蓝燕同题同体一首，自注见茅应奎絮吴羹，诗云：

六七鸳鸯戏一溪，怀人二十四桥西。  
半生书断三秋雁，万里心悬五夜鸡。  
蚕作百千丝已尽，鸟生八九子初齐。  
谁怜方寸愁盈丈，刀尺抛残双玉啼。

又许琛《和闺词》八音体云：

金乌乍坠到窗西，石径清幽碧草萋。  
丝管谁家风细细，竹床深院月低低。  
匏尊灯下三更酒，土鼓声敲半夜鸡。  
革得尘心无一事，木棉花底听鹃啼。

琛字德瑗，号素心，福建侯官人，著有《疏影楼稿》。

又张嗣谢《拟闺情用花名》云：

踟躕闲庭思悄然，合欢无计祇高眠。  
夜残子午迷蝴蝶，花谢长春怨杜鹃。  
流水空传桃叶渡，归人何处木兰船。  
抽将碧玉簪头凤，卜当金钱问远天。

嗣谢字咏雪，号小韞，安徽桐城人，著有《茧松阁遗稿》，见《正始续集》。

又汪纫兰《晓起》五平五仄体云：

木落野鸟散，天高寒风鸣。  
远树日未出，重楼山初晴。  
塞外雁影乱，江边芦花声。  
晓起有静趣，凭阑新诗成。

纫兰字佩之，号畹芬，江苏吴县人，著有《睡香花室诗稿》，见《正始续集》。

又黄卣《咏愁》一字至七字体云：

愁，旅馆，吟楼。闲处惹，冷相句。曲传心孔，重压眉头。鹃啼黄叶雨，虫语碧梧秋。葺策军中按拍，琵琶江上停舟。金钗暗卜人千里，玉杵敲残月半钩。

卣字香，浙江富阳人，见《正始续集》。

又无名氏《闺怨》，以霜、飘、枝、结、泪、花、落、蝶、含、愁十字仿离合体，选录其二云：

雨滴空阶落井梧，木兰枝上咽啼乌。  
目中愁见清秋景，霜染枫林落叶枯。  
木樨花发奈秋何，十幅鸾笺写恨多。  
又向红阑闲处立，枝头风露湿轻罗。

见《正始续集》。自注：“见女史完颜兑《花果丛谈》。”

又女史杨继端《口占漫成》云：

十二阑干水半溪，千红万紫六桥西。  
两峰黛黯三春梦，一院花飞五夜鸡。  
鹤到九霄双翮健，书分四体八行齐。  
道人殷七归何处，百尺高枝莺又啼。

此诗亦限溪、西、鸡、齐、啼韵，中用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百、千、万、两、半、双、尺等十七字，视前吴学素、蓝燕两媛之作，仅少用一文字耳。见《杂体诗钞》。继端字古雪，四川遂宁人。

又范姝《闺怨词》调寄夏初临《集药名和周羽步》云：

竹叶低斟，想思无限，车前细问归期。织女牵牛，天河水界东西。比似寄生天上，胜孤身，独活空闺。人言郎去，合欢不远，半夏当归。徘徊郁金堂北，玳瑁床西。香烧龙麝，窗饰文犀。稿本拈来，绡囊故纸留题。五味慵调，恹恹病，没药能医。从容待，乌头变黑，枯柳生尸。

姝字洛仙，江苏如皋人，著有《贯月舫集》。此词见《众香集》。

又汤莱《春闺词》调寄满庭芳《集美人名》云：

晓雾非烟，朝云初霁，枝头开遍红红。莫愁春去，梨雪未飞琼。谁控双钩碧玉，见小小，檐雀窥笼。伤情处，无知小妹，琴操弄焦桐。

东东，却浑似，琵琶抱月，箫管风。奈鸳鸯语涩，燕燕飞慵。欲写丽春无计，正桃叶。飞下花丛。红桥畔，芳姿灼灼，清照碧潭中。

莱字莱生，江苏丹阳人，著有《忆蕙轩词》见《众香集》。

芝草无根，醴泉无源，即闺秀何莫不然。吴荔娘，字绛卿，福建莆田人，本庖人女，幼敏慧，有洁癖，著有《兰陂剩稿》，《春日偶成》云：

瞳瞳晓日映窗疏，荏苒韶光一枕余。

深巷卖花新雨后，闲门插柳嫩寒初。

莺儿有语迁乔木，燕子多情觅旧庐。

那用踏青郊外去，芊芊草色上阶除。

见《正始集》。又蒋氏，安徽和州人，《水曹清暇录》，称氏父业缝皮匠，夫业箍桶，而氏独通文墨，殆天授也。《昭关怀古》云：

溃楚复亲仇，当年气吐不。

英雄知父子，臣道失春秋。

山自无今古，祠谁定去留。

不知经此者，又白几人头。

见《正始续集》。

《三峰集》：“李固言未第前，行古柳下，闻弹指声，问之，曰：‘吾柳神九烈君也，以柳汁染子衣矣，科第无疑，得蓝袍，当以枣糕祀我，’固言许之，未久状元及第。”《正始集周瑶小传》云：“瑶字蕙卿，浙江嘉善人，尚书姚文田室，文田嘉庆己未状元。蕙卿未笄时，尝梦柳汁染衣袂。于归后，姚果大魁，与古事合，亦佳话也。”蕙卿《寄外诗》云：“香拨金猊冷，春深子夜中。一襟杨柳月，双鬓杏花风。鸳绣此时倦，鱼笺几日通。娇儿方睡稳，绒意托飞鸿。”殊婉丽可诵，末联尤情景逼真。

诗题有绝艳新者，《正始集》录邱卷珠诗，有题云《拾花瓣砌情字，忽被东风吹去》诗云：

为情憔悴兰言情，聊把闲情付落英。

香雨团成丝一缕，雪泥证到梦三生。

芳菲已谢空怜惜，飘泊难禁易变更。

寄语封姨更吹聚，前生元是许飞琼。

卷珠字荷香，福建闽县人，著有《荷窗小草》。

张船山夫人林氏性奇妒，事见前话。据《正始集》，夫人名佩环，顺天宛平人，布政使女，有《夫子为余写照，戏题绝句》云：

爱君笔底有烟霞，自拔金钗付酒家。

修到人间才子妇，不辞清瘦似梅花。

曩余撰《蕙风{移}二笔》，一则云：

尝记某说部云，毛西河夫人绝犷悍，西河藏宋元版书甚夥，摩挲不忍释手。夫人病焉，谓此老不恤米盐生计，而般弄此花花绿绿者胡为也。一日，西河出，竟付之一炬。又云，西河五官并用，尝右手改门生课作，左手拨算珠，耳听门生背诵，目视小僮浇花，口旋答门生问难，旋与夫人诟谇。夫人告门生曰：“汝辈谓毛奇龄博学乎？渠作二十八字诗，辄獭祭满几，非出自心裁也。”

又西河姬人曼殊，为夫人凌虐致死，此事尤于记载中屡见之。比阅《闺秀正始集》，乃有夫人诗一首。夫人姓陈，名何，萧山人。《子夜歌》：“一去已十载，九夏隔千山。双珥依然在，如何不得环。”又：“白露收荷叶，清明种藕枝，君行方岁暮，那有见莲时。”夫人既能诗，何至为焚琴煮鹤之事。各说部所云，殆未可尽信耶，抑西河不止一夫人，有元妃继室之殊耶？当再详考。

兹以张夫人事例之，大抵能诗自能诗，妒自妒，妒才非必不能诗，容或能诗乃益妒，未可以常情衡论耳。

《众香集顾媚小传》云：“媚字眉生，号横波，秦淮名校书，归合肥龚尚书芝麓。尚书雄豪盖代，视金玉如泥沙，得眉娘佐之，益轻财好客，怜才下士，名誉盛于往时。丁酉岁，尚书挈横波重过金陵，寓市隐园。值夫人生辰，张灯开宴，召宾客数十辈，命老梨园郭长春等演剧。酒客丁继之、张燕筑及二王郎串《王母瑶池宴》。夫人垂珠帘，召旧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与宴。时尚书门人楚南严某赴浙监司任，逗遛居尊下，褰帘长跪捧卮，称贱子上寿，坐客皆离席伏。夫人欣然，为罄三爵，尚书意甚得也。陈其年、吴园次、邓孝威、余曼翁并作长歌纪其事，艺林传为佳话。按：朱远山夫人有《千秋岁词》，题云《别横波龚年嫂南归》。据此词题，知横波当日，俨然敌体端毅。严某之造膝称觴，盖礼亦宜之矣。远山南昌宗媛，侍郎李元鼎室，尚书振裕母，著有《镜阁新声》。

在昔闺秀撰述，有但闻其名，而其书不可得见者，殊令人作沧海明珠之想。据《正始集》小传，如皋董小宛有《奁艳》，满洲完颜悦姑有《花果丛谈》，并哀集古今闺帏轶事。金匱杨蕊渊曾辑古今闺阁诗话，为《金箱荟说》。安岳蔡玉生选录古才媛百人，各系以诗，名《百玉映》。已上各书世间容有传本，亦可遇不可求。比岁冒鹤亭刻《冒氏一家集》，亦未能得《奁艳》，付诸手民也。

曩嘉、道、咸、同间，往往湖山胜处，名流雅集，有西泠七子，明湖四客，黏湖十子等名目。《正始集林以宁小传》：“以宁字亚清，钱唐人，与同里顾启姬、柴季嫻、冯又令、钱云仪、张槎云、毛安芳倡蕉园七子之社，执骚坛之牛耳，传彩笔于娥眉，尤艺林佳话也。”

古今闺秀以材武著称者，间见载籍，若能诗而兼有勇，则尤罕觐。《正始集小传》云：“毕著，字韬文，安徽歙县人，布衣王圣开室。韬文年二十，随父宦蓟邱。父与流贼战死，尸为贼掳，韬文身率精锐劫贼营，手刃其渠。众贵，輿父尸还，葬金陵之龙潭。于归后，夫妇偕隐。”沈来远序其诗稿，有“梨花枪万人无敌，铁胎弓五石能开”云云。又许氏，奉天铁岭人，镇平将军一等男谥襄毅徐治都夫人，精韬铃，善骑射。偕襄毅出兵，每自结一队，相为犄角，以故战功居最。康熙十三年，吴逆犯湖南，襄毅往援彝陵，夫人驻防江口。十五年，镇将杨来嘉叛应谭洪，夫人脱簪珥犒师，晓以大义，沿江剿杀，屡却之。八月，猝犯镇署，夫人中炮歿。将军蔡毓荣等具状以闻，特旨优恤，予云骑尉世职，以次子永年袭。又高氏，四川华阳人，大将军威信公谥襄勤岳钟琪夫人，娴弓马，善理军政，亦能诗。襄勤著有《姜园蛩吟》二集，多与夫人唱和之作。考《正始集》二十二卷，《续集》十二卷，著录闺秀，最一千五百二十六家。据《小传》所称，兼精韬略，仅此三人。其确有事实可纪，尤毕、许二氏而已。盖才兼文武，求之须眉犹难，况巾帼乎？毕韬文以绿鬓韶年，手刃悍贼，輿返忠骸，孝女奇才，尤不可及。其自作纪事诗云：

吾父矢报国，战死于蓟邱。

父马为贼乘，父尸为贼收。

父仇不能报，有愧秦女休。

乘贼不及防，夜进千貔貅。

杀贼血漉漉，手握仇人头。

贼众自相杀，尸横满坑沟。

父尸輿槎归，薄葬荒山陬。

相期智勇士，慨然赋同仇。

蛾贼一扫尽，国家固金瓯。

读之凛凛有英气。徐夫人《马上吟》云：

快马轻刀夜斫营，健儿疾走寂无声。

归来金铎齐敲响，不让须眉是此行。

蜀锦征袍，桃花骏马，亦复英姿飒爽，不可一世。

闺秀王瑶娟，汉军人，有《断炊日读书歌》，悦其风味与余略同也，亟录如左：

尘世浑浑兮俗眼茫茫，乾坤浩大兮各有行藏。  
至人存诚兮不在色庄，大道昭昭兮修之吉祥。  
我心自许兮坦然顺适，冰霜贞洁兮堪比圭璋。  
莲葆馥郁兮名方君子，不染污泥兮岂并群芳。  
谁能识我兮与我无与，不是知音兮于我何伤。  
恕人责己兮能耕方寸，去短存长兮何用不臧。  
境之不足兮惟富与贵，志不在此兮饥饿何妨。  
包函宇宙兮人天莫测，乐我诗书兮发其古香。  
诗境冲澹，求之闺阁中，未易多得。

闺人幼慧者，多灵秀之所钟毓也。阳湖恽清于，年十三即作画，花卉瓴毛，能传南田翁家学，作已辄题小诗，风韵苍秀。

桐庐笈墨姑，七岁通《孝经》，九岁能诗。年十五，随父母入九峰山，制《步虚词》，有“多缘误折琼枝树，谪下琼台十五年”句。

兴化李韞庵，九岁赋《落花诗》，有“莺声唤转梦中人”句。

钱塘陆纘任，七岁《同父母兄姊送呈公锦雯司李吴郡》绝句云：

自怜娇小不知诗，执手临行强置词。

盼煞归鸿传锦字，吴江枫落正愁时。

钱塘顾重楣，年十二，即能应声咏梅花云：“小阁月初斜，东风透碧纱。枝头应有信，春意在梅花。”

太原张羽仙，十岁为《采莲赋》，兼工绘事。

桂林刘智圆，十岁能背诵《全唐诗》千首。

娄县王蕙田，七岁作《夜坐偶成》诗，有“月上千峰静”句。

钱塘周吉媛，年十二，呈其戚某公归林下者云：

久辞荣禄赋归田，潇洒林泉志渺然。

一路云山寻胜景，小园灯火话当年。

消寒最好三杯酒，扫雪刚逢二月天。

窗外梅花开遍否，草堂今夕卧诗仙。

常熟苏纫香，知州去疾女。去疾字园公，有文名。纫香幼而颖悟，九岁时，值中秋夜月，园公抱置膝上，命即景赋诗，应声成绝句云：

秋宇极高迥，月华明且清。

琼楼在何处，昨夜梦瑶京。

钱唐孙碧梧年八岁，父春岩出对云：“关关雎鸠。”即应声曰：“鸣雁。”大奇之。

德州宋素梅，乾隆十六年，圣驾南巡。素梅年甫十二，迎銮献诗。召入内

帐，又面试一律，赉赐甚厚。《迎銮诗》云：

海晏河清代，尧天舜日时。  
不辞川路远，肯慰士民思。  
紫气钦皇辇，黄云护圣骑。  
迎銮来献颂，万寿浩无涯。

《应诏诗》云：

山左群情切，江南望幸频。  
九重深保大，五载举时巡。  
浩荡韶光丽，葱茏物色新。  
彩云晴有象，瑞霭静无尘。  
淑气迎仙仗，祥风绕御轮。  
衢歌欣击壤，共祝万年春。

吴县董绮琴十岁时，塾中以“阑中兰”属对，即应声曰：“帘外莲。”顷之，又曰：“篱外梨。”

钱塘汪允庄著有《自然好学斋诗》，其卷首十六章，皆十岁已前作。七岁《赋春雪》云：

寒意迟初燕，春声静早鸦。  
未应吟柳絮，渐欲点桃花。  
微湿融鸳瓦，新泥钿车。  
何如谢道韞，群从咏芳华。

吴县戈如芬，诸生载女，《咏凤仙花九岁作》云：

凤在丹山穴，仙寻碧海家。  
如何谪尘世，偏作女儿花。

临桂况月芬，蕙风词隐之女兄也。年十二三，作楷仿率更，手抄《尔雅》全部，秀劲可。尝秋日侍先母疾，夜半起煮茗，仰见彩云如折叠扇，绕月不周半轮，赋诗云：

冰轮皎洁彩云开，疑是嫦娥倚扇才。  
我欲笔花分五色，瓣香低首祝瑶台。

闺秀擅清才者夥矣，而唯具卓识者仅见。蔡琬，字季玉，汉军人，尚书谥文良高其倬夫人，著有《蕴真轩诗草》。夫人才识过人，鱼轩所至，几半天下，文良名重一时，奏疏移檄，每与夫人商定，闺阁中具经济之才者。《随园诗话》载文良与某要津不合，屡为所撼，尝咏白燕至第五句云：“有色何曾相假借”，沉思未对。夫人至，代握笔云：“不群仍恐太分明。”盖规之也。

明徐文长撰《四声猿》院本四折。其第三折《替父从军》演木兰事。据曲

中关目，木兰立功宁家，与王司训之子成婚。王中贤良、文学两科，官校书郎云云。按：嘉兴沈向斋《泂源问答》云：

问：《木兰词》，说者谓唐初人记六朝事，别有事迹可征否？答曰：少闻之吾乡前辈诸草庐先生云：木兰，隋炀帝时人，姓魏，本处子，亳之谯人也。时方征募兵，木兰痛父耄，弟妹皆稚，慨然代行。服甲胄，操戈跃马而往。历十二年，阅十有八战，人莫之识。后凯旋，天子嘉其功，除尚书郎不受，奏恳省视。及还，释戎服，衣女衣，同行者骇然。事闻，召赴阙，炀帝欲纳之。对曰：“臣无媿君之礼。”拒迫不已，遂自尽。帝惊悯，赠孝烈将军。土人立庙，以四月八日致祭，盖其生辰也。

据此，则院本云云，唐突已甚矣。惜沈氏所引草庐之说，未详何本。

吴槎客《拜经楼诗话》引初白庵主云：

高邮露筋祠本名鹿筋梁。相传有鹿至此，一夕为白鸟所囓，至晓见筋，故名。事见《酉阳杂俎》及江德藻《聘北道记》，不知何时始讹为女郎祠也。初白诗曰：“古驿残碑幼妇词，飞蚊争聚水边祠。人间多少传说事，河伯年年娶拾遗。”诗见《敬业堂手稿》。

按：露筋祠有米海岳所书碑，则兹事沿讹，亦已久矣。

明时自称香光居士者有二。一董文敏，夫人知之矣。《拜经楼诗话》云：

明明秀上人，号雪江，嗣法于海盐天宁寺。尝与朱西村、陈句溪诸老结社唱和。予尝得其手迹《萝壁山房图诗并记》，略云：“《萝壁山房图》，乃香光居士为元津济公所绘，笔法精妙。国初诸老宿皆赋咏之。若干年，为西宗意公所得，亦有纪识。复若干年，传于大云庆公。今归东启昕公，昕因号之曰萝壁，盖有慕于昔人者也。呜呼，未百五十年，此卷不知几易主，慨时异世殊，而人生犹梦幻也。然则此卷阅人，诚一传舍耳。东启聊亦坐香光之境，观诸老之言，而进于清净法性中，则斯卷之功不为少矣。嘉靖七年三月，题于嘉会堂。”记中所谓香光居士者，王叔明也。

按：元王蒙，字叔明，吴兴人，号黄鹤山樵，赵松雪之外孙也。素好画，师巨然、王维，秀润深至，以黄鹤山樵著称，其一号香光居士，世殆鲜有知者。

《拜经楼诗话》云：“唐诗人李，本名虬，将赴举，梦名上添一画成“虱”字。及寤，曰：虱者，也。乃更名，果登第。可补《唐诗纪事》之遗。”按：昔人命名，取用麟、凤、龙、虎等字夥矣。即龟字，宋已前人犹多用之，不以为讳。至降而用么眇之昆虫，若氏蛙，范蠡、田，大都近古朴质之风，即亦不甚多见。唐则仅有高蟾、韦蟾，宋有刘蛻，“蛻”从虫旁，非虫名也，此外无闻焉。更名必托意于“虱”，詎非奇绝？且必更名与“虱”同训之字，乃得

登第，其理尤不可解。考今字书，“”亦无“虱”训。《玉篇》云：“珠名。”《书禹贡》“淮夷珠暨鱼”疏：“是蚪之别名，字又作‘虬’。”《韵会》又作比。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并同《玉篇》，无它训。李唐人，当时所据字书，容有训“”为“虱”者，今其书已佚矣。

在昔科举之世，士子因梦兆更名，往往擢高第，记载非一，绝无理解可言。意者，适逢其会，因而故神其说，藉惊世骇俗耶。吾邑陈哲臣先生嘉庆癸酉以第一人举于乡，名守<睿圣>。迨庚辰春，更名继昌，亦以梦，是科遂捷会状。有清一代，三试皆元者，唯先生与长洲钱二人而已。邑故因山为城，东北曰伏波门，有山曰伏波，山下有洞濒江曰还珠。明正德二年，云南按察司副使包裕石刻诗云：

岩中石合状元征，此语分明自昔闻。  
巢凤山钟王世则，飞鸾峰毓赵观文。  
应知奎聚开昌运，会见庐传现庆云。  
天子圣神贤哲出，庙廊继步策华勋。

后注云：“伏波岩有石如柱，向离石二尺许。讖云：‘岩石连，出状元。’先生大魁之岁，石果相连，盖滴乳积渐黏属也。”先生名与字之四字，见于包诗后四句者凡三，亦奇。又先生初应童子试，县府院试皆第一，时谓“大小三元”云。

王昭平先生寄内书见《拜经楼诗话》，朴而雅，语浅而情深，读之令人增伉俪之重，离合之感。书云：深秋离家，今又入夏，京中酷暑，五月如伏。每出门灰汗相并，两鼻如烟，黏涂满面。冷官苦守，殊可叹，殊可笑。屈指归期，尚须半载。日望一日，月望一月，身则北地，梦则家乡，言之则又可悲也。你第二封书久已收，第一封目下才到，寄物尚未收。每欲寄你书，动笔增凄楚，勉强数字，真不知愁肠几回，故不多寄，非忙也，非忘也。你当家辛苦不必言，况未足支费。我一日未归，遗你一日焦心耳。新儿安否？善视之。计我归，已周岁，可想离别之感。老娘常接过，庶慰我念。只简慢不安，夜间失被，且念及新儿之母，何况于儿，不相顾奈何。我自拜客应酬，强亲书籍之外，唯有对天凝思，仰屋浩叹而已。近来索书者甚多，案头堆积，总心事不舒，皆成烦扰。幸我身如旧，不必念我。唯愿你善摄平安，胜于念我。八姑好否？常随你身伴，勿嬉笑无度，勿看无益唱本。

先生少倜傥，脱略边幅，攻诗古文，能书，嗜词曲，雅擅登场，举天启辛酉经魁。榜发，方杂梨园演《会真记》“草桥惊梦”出，去张君瑞，关目未竟，移宫换羽间，促者屡至，遂着戏衣冠，周旋贺客，时目为狂。见查东山《浙语》。

韩冬郎《香奁诗》：“蜂偷崖蜜初尝处，鹦啄含桃欲咽时。”槎客谓即古乐府“宁断娇儿乳，不断郎殷勤”意。思之思之，诚艳绝腻绝致绝，非三生阅历，半生熨帖不能道。

向来艳体诗，无过“束皙补白华，鲜侔晨葩，莫之点辱”二语。描摹美入姿态，无过曹子建《洛神赋》“动无常则，若危若安；进止难期，若往若还”四语。

马鸡出秦州，大倍于常鸡，形如马，遍体苍翠，耳毛植竖，面足赤若涂朱。宋荔裳观察在北平时，署中尝畜之，为之赋诗。钱塘李考叔和作云：

珍禽元不产龙城，陇右携来司五更。  
种并岐阳丹凤出，名同天厩血驹生。  
耳毛削竹青骢立，距汗夭桃赤兔行。  
我亦不甘终伏枥，披星拥剑待伊鸣。

按：“马鸡”可对“麋鸟”。郭卜《翡翠赞》：“翠雀麋鸟，越在南海。”

杂剧、传奇之属，元人分若干折，后人作〈齿句〉。明王伯良校注古本《西湘记》凡例，谓：“元人从折，今或作出，又或作〈齿句〉。出既非古，〈齿句〉复杜撰，字书从无此字。近见《痴符传》，以为‘〈齿句〉’盖‘〈齿台〉’字之误，良是。其言谓牛食已复出嚼曰〈齿台〉，音‘答’，传写者误以‘台’为‘句’。‘〈齿句〉’、‘出’声相近，至以‘出’易‘〈齿台〉’。”又引元乔梦符云“‘牛口争先，鬼门让道’语，遂终传皆以‘〈齿台〉’代折。不知《字书》‘〈齿台〉’本作‘〈齿司〉’，又作‘司’，以‘〈齿司〉’作‘〈齿句〉’，笔画误在毫厘，相去更近，非直‘台’、‘句’之混已也。即用‘〈齿司〉’，元剧亦不经见。故标上方者，亦止作折”云云。盖元明人制曲以通俗为得体，遣词且然，何论用字。必欲一一订正之，或词意转不可晓，声调亦复失谐，大氏梨园传读之本，詎可与若辈谈小学耶。

东乡罗提督战功见于魏默深《圣武记》详矣。相传罗公临阵不避枪炮，所服战袍为铅丸火烧圆孔无数，然卒不死。尝云：“自顾何人官爵至此，若得死于疆场，则受恩当更渥，苦我无此福分耳。”以不能死于兵为无福，诚忠勇之言也。富阳周芸皋述其逸事一则：公尝率兵入南山搜余贼，村人苦猴群盗食田粮，晨发火器惊之。公问故，令获一猴来，剃其毛，画面为大眼，备诸丑怪状，衔其口。明晨，俟群猴来，纵之去，皆惊走。猴故其群也，急相逐，益惊，越山数十重，后竟不复至。兹事颇涉游戏，然亦足征智计云。

同、光朝状元：戊辰洪钧、辛未梁耀枢、甲戌陆润庠、丙子曹鸿勋、丁丑王仁堪。都门有人出对云：“五科五状元，金木水火土。”或对云：“四川四

等位，公侯伯子男。”蜀人膺爵赏者，威信公岳钟琪、昭勇侯杨遇春、壮烈伯许世亨、子爵鲍超，男爵未考。

查伊璜识吴顺恪于风雪中，迨后因史案罹祸，顺恪为之昭雪，仅乃得免，兹事艳称至今。然据伊璜所作《敬修堂同学出处偶记》，似乎并无是说。岂当日以其既贵，而故为之讳耶？记云：己亥，余客长乐，潮镇吴葛如以厚币邀余至其军，为语南鄙夙昔艰难诸状。方在席无所指顾，而境内不轨，猝缚至阶下。告余曰：“吾征发而彼遁矣。吾密行内间，不失一矢。未几，而不轨之所恃豪，为戢它不靖几围，奉飞符报命。”葛如曰：“是又内间之转行也。吾左右尚不知之。”葛如能诗，自比武侯，故以六奇为名。大率用兵以计胜，顾名知之矣。时令其长君启晋，晋弟启丰，偕侍余座。晋字长源，启字文源。长源已登丁酉贤书生，而韶秀玉立，工诗，所至辄流连兴怀古昔，疾行五指，篇什繁富，不胜举也。余尝叙其为文，有关戢安之大者，嗣余诗可之选，凡仕宦游历所赋无不及之。专帙东粤，遂入葛如《浚阳峡》一诗。别久之，投余远问，则葛如病而长君晋已修文去矣。葛如随物故，世相传余初有一饭之德，葛如方布衣野走，怀之而思厚报，其实无是事也。

顺恪字葛如为它书所未见。按：某说部云：吴兴庄某作《明史》，以查伊璜列入校阅姓氏。伊璜知即检举，学道发查存案。次年七月，归安知县吴某，持书出首，累及伊璜。伊璜辩曰：“查继佐系杭州举人，不幸薄有微名。庄某将继佐列入校阅，继佐一闻，即同检举，事在庚子十月。吴令为庄某本县父母，其出首在辛丑七月。若以出首早为功，继佐之功当在吴某上；若以检举迟为罪，则继佐早而吴某后，吴某之罪不应在继佐下。今吴某以罪受赏，而继佐以功受戮，则是非颠倒极矣。诸法台幸为参详。”各衙门俱以查言为是。到部对理，竟得昭雪。遂与吴某同列赏格，分庄氏籍产之半。

据此，则伊璜连系，缘庭辨得脱，信无顺恪为力之说矣。窃意当时文网峻密，奉行者尤操切，苟非强有力者为之斡旋，虽欲置辩，讵可得乎？矧英石峰岿然尚存，是其一证矣。

闺秀陈翠君，海盐马青上室，工长短句。《蝶恋花过拍》云：“郎似东风依似絮，天涯辛苦相随处。”为吴兔床所击赏。曩阅清初人词，有《减字浣溪沙换头》云：“妾似飞花郎似絮，东风搅起却成团。”语非不佳，惜风格落明已后，视翠君词句浑成不逮也。

前话录闺秀诗，有限、溪、西、鸡、齐、啼韵，嵌用数目、丈、尺等字，作者极见巧思。检《杂体诗钞》，又有徐兆奎《闺怨》二首，亦仿此体：

万里三州百粤溪，楼台六七画桥西。

八千书寄九秋雁，十二肠回五夜鸡。

何日半帘双膝半，几时一案两眉齐。  
纤纤丈室寻刀尺，散四愁还娇泪啼。  
又：

儿童六七戏前溪，二八佳人住阁西。  
尺素梦来千里鲤，半床愁绝五更鸡。  
九秋十稔期难定，四达三条路不齐。  
百万回肠绕丈室，一抬两眼泪双啼。

明余姚朱先生，字鲁，号舜水，谥文恭。系出玉牒，避地日本，客于水府以歿。遗命必俟清室运终，然后归骨中土。比岁癸丑，克践斯言，卜佳城于杭之西湖。翌岁甲寅，日人犹有来拜祠墓者。北总原善公道号念斋者，彼都绩学士也，著《先哲丛谈》，专录日东耆宿嘉言懿行，先生与焉。所录凡十三条，节录如左：

舜水家世宦于明，父正，字存之，号定寰。为总督漕运军门。舜水生万历二十八年，早丧父。及渐长从朱永、张肯堂，吴钟峦学，遂擢恩贡生。寻屡征不就，以故被劾，乃避之舟山，而始来此邦。移交趾，复还舟山。是时国祚既蹙，舜水知事不可为，将之安南，而风利不便。再来此邦，不久又还舟山。其意素在得海外援兵以举义旗，乃三来此邦，而援兵不可得。去复至安南，欲寻归故国，以察民情。时清既混壹四方，义不食其粟，四来此邦，终不复还，时万治二年也。

又云：至安南日，馆人供张甚盛，舜水从容不挠。安南王召见，欲令拜，而长揖不屈。其人或以为不解事至此，画沙作一“拜”字以见之。舜水即加“不”字于其上。于是怒囚之，遂将杀，而守死自誓，王终感动赦死，以嘉其义烈。此事舜水自录之，名《安南于役纪事》。

又云：舜水冒难而辗转落魄者十数年，其来居此邦，初穷困不能支，柳河安东省庵师事之，赠禄一半。久之，水户义公聘为宾师，宠待甚厚，岁致饶裕，然俭节自奉无所费，至人或诮笑其啬也。遂储三千余金，临终尽纳之水户库内。尝谓曰：“中国乏黄金，若用此于彼，一以当百矣。”新井白石谓舜水缩节积余财，非苟而然矣，其意盖在充举义兵以图恢复之用也。然时不至而终，可悯哉。

又云：在彼与经略直浙兵部左侍郎王翊同志，偕谋恢复，而翊与清兵战败而死，实八月十五日也。数年后，舜水闻之于邑，作文祭之。从是，每岁中秋，必杜门谢客，抑郁无聊。《答田犀书》曰：“中秋为知友王侍郎完节之日，惨逾柴市，烈倍文山。仆至其时，备怀伤感，终身遂废此令节。”

又云：“舜水有二男一女，长大成，字集之，次大咸，字咸一，共殉节不

事清，而先舜水卒。大成亦举二男，曰毓仁，曰毓德。延宝六年，毓仁慕舜水而来长崎，义公遣今井宏济往通消息，然终不得与舜水相见而归。

又云：安澹泊《湖亭涉笔》曰：“文恭酷爱樱花，庭植数十株，每花开赏之，谓觉等曰：“使中国有之，当冠百花。”乃知或者仍为海棠，可谓樱花之厄。义公环植樱树于祠堂旁侧，在遗爱也。

又云：舜水居东历年所，能倭语，然及其病革也，遂复乡语，则侍人不能了解。

又：“安东守约”一条云：岁在乙未，朱舜水来长崎，时人未及和其学，唯省庵往师焉。时舜水贫甚，乃割禄之半赠之，至今称为一大高谊。其详见舜水《与孙男毓仁书》中，曰：“日本禁留唐人，已四十年，先年南京七船，同往长崎，十九富商连名具呈恳留，累次不准。我故无意于此，乃安东省庵，苦苦恳留，转展央人，故留驻在此，是特为我一人，开此厉禁也。既留之后，乃分半俸供给我，省庵薄俸二百石，实米八十石。去其半，止四十石矣。每年两次到崎省我，一次费银五十两，二次共一百两。苜蓿先生之俸，尽于此矣。又土宜时物，络绎差人送来。其自奉敝衣粝饭菜羹而已，或时丰腆，则鱼弱数枚耳。家止一唐锅，经时无物烹调，尘封铁锈。其宗亲朋友，咸共非笑之，谏沮之，省庵夷然不顾。唯日夜读书乐道已尔。我今来此十五年，稍稍寄物表意，前后皆不受。过于矫激，我甚不乐，然不能改。此等人中原亦自少有，汝当铭心刻骨，世世不忘也。此间法度严，不能出境奉候，无可如何。若能作书恳恳相谢甚好，又恐汝不能也。”

武林陈元ど，字义都，号既白山人，丁明清之间，亦避地日本，客于尾藩。《丛谈》云：

元ど不详其履历，生于万历十五年，崇祯进士弗第。及其国乱，逃来此邦，遂应征至尾张，乃后时时入京。又来江户，与诸名人为文字交。初，万治二年于名古屋城中，与僧元政始相识，契分尤厚。其平生所唱酬者，汇为《元元唱和集》行于世。

又云：

元能娴此邦语，故常不用唐语，元政诗有“人无世事交常澹，客惯方言谭每谐”句。

又云：

元ど善拳法，当时世未有此技，元ど创传之，故此邦拳法，以元ど为开祖矣。正保中，于江户城南西久保国正寺教授生徒，尽其道者，为福野七郎左卫门，三浦与次右卫门，义贝次郎左卫门。国正寺后徙麻布二本贾，多藏元ど笔迹，尾于火，无复存者。

夫日本，以其所谓武士道雄环瀛，不图其武技，有创传自我者，出于彼都儒者之记载，是诚信而有征矣。我则放废所自有，历久而并不自知，则夫积强弱之势，匪伊朝夕之故矣。

向来劬学嗜古之士，大都孜孜，唯日不足，其心力有所专营，其精神无暇旁鹜，乃至人情物曲，辄昏然若无所知，当时传为笑谈，后世引为佳话。比阅《原氏丛谈》，不图中东耆宿，乃有异地同符者。赵鼎卿《林子》云：尝闻莆田学士陈公音终日诵读，脱略世故。一日往谒故人，不告从者所之，竟策骑而去。从者素知其性，乃周回街衢，复引入故舍。下马升座曰：“此安得似我居？”其子因久候不入，出见之曰：“渠亦请汝来耶？”乃告以故舍，曰：“我误耳。”又尝考满当造吏部，乃造户部。见征收钱粮，曰：“贿赂公行，仕途安得清？”司官见而揖之曰：“先生来此何为？”曰：“考满来耳。”曰：“此户部，非吏部也。”乃出。

《原氏丛谈》云：仁斋自幼挺发异群儿，始习句读，已欲以儒耀一世。稍长，坚苦自励，而家素业贾，故亲串以为迂于利，皆沮之，而其志确乎不变。尝过花街，娼家使婢邀入，仁斋不肯。婢曰：“小憩而去，于事无害，郎君其勿辞。”直牵袂上楼。仁斋固不知为娼家，心中私揣：“是非内交于吾，又非要誉于乡党朋友，盖轻财敷德，施及路人也。”啜茶吃烟，厚致谢而去。渠亦见其状貌，殊不类冶郎，不强留也。仁斋归，谓弟子曰：“今日偶过市，一家使小女迎余途，延上其楼。则绮窗绣帘，殆为异观，书幅琴箏，陈设具趣。而妇女六七人，盛妆艳服，不知其内人耶，将其闺爱耶，出接余颇款洽。临去间其庖中，亦美酒嘉肴，备办宴席。不意今之世，有乐善好施如此者。”

又云：东涯经术湛深，行谊方正，粹然古君子也。尝谓集会弟子曰：“昨买一匣于骨董肆，置之几侧，以藏钞册甚为便。”乃使童子取之，陈于前曰：“余欲令工新制如是器者有年，不意既有鬻者也。”弟子视之，则藏接柄三弦之匣也。于是，互相目而不答。奥田三角进曰：“先生未知耶？此物娼妓藏三弦之匣，请却。”东涯正色曰：“小子勿妄语，三弦柄长，奈何藏此短匣？”

原氏所述两伊藤先生逸事如此，则吾国陈先生之流亚矣。之三君者，时代不甚相远，模棱阔疏，亦复相类。设令云萍遇合，晤对一堂，则夫周旋酬答间，必有奇情妙论，超轶耳目恒蹊者。其在如今，此风已古，凡号为惺惺者，其乃滋甚，即彼都亦何莫不然。

雍、乾间，漕督施公，靖海侯施襄壮之次子也。先是，历守扬州、江宁，子谅正直，不侮鳏寡，不畏强御，所至民怀。将去任，士民遮道乞留，不得请，乃人投一钱，建双亭以志去思，名一文亭。又大兴朱竹君编修督学福建

，于使院西偏为小山，号筍仙山，诸生闻之，争来，人致一石，刻名其上，凡九府二州五十八县咸具，刻名地三百余人，因名其山之亭，曰三百三十有三亭，而为之记。两事相类，皆可传也。

光绪季年，闽人某太史督学中州，卸任回京，道出保定，宴于某方伯衙斋。太史与方伯旧交也，酒间，方伯笑问：“此行宦囊几何矣？”太史则据实以二万金对，盖应得之数，无庸讳者也。又问：“将何所用之？”对曰：“冷官清苦，回京后，十年樵米资取办于此。十年之内，或冀续放差。否则比其罄也，亦去开坊不远矣。”方伯觉怫然，摇其首者再，仍笑谓曰：“幸勿责冒昧，吾兄殆无志于大有为也。”言之，又重言之。太史瞿然请问：“如尊旨奚若？”方伯曰：“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‘花’，且以速为贵。”太史曰：“奚为继矣？”方伯曰：“公独未知花之为道，与其效耳。举二万而花之，则四万至；又花之，则八万至。循是有加无已，花无尽数亦无尽。则推行尽利，左右逢源，得心应手之妙，有非可意计言诠者。第患花不胜花耳，而于为继乎何有？”语毕，仍摇其首而笑谓曰：“吾兄殆无志大有为也。”太史生于世家，才具发皇，襟抱开展，而方伯顾不满之若是。方伯由七品官，五年而荐陟兼圻，凡其所言，皆得自躬行实践，而非漫为闾议也。唯是壶觞谈宴间，片言而心传若揭，虽曰微旧交之谊弗及此，要犹有直谅之风焉。曩张相国文襄督鄂日，尝考官僚月课，策题《问理财之道开源与节流孰优》，试卷中凡注重开源，力辟节流者悉高第，是亦以花为宗旨者也。

乾隆时，海宁故相陈氏之安澜园，圆明园中，曾仿其景而构造之。迨后圆明园被外兵焚掠，安澜园亦芜废，房廊树石，为其后人拆卖几尽，论者谓园囿之兴废，关家国之盛衰。观于两国之已事，有若铜山西倾，洛钟东应，是亦奇矣。又鄞县范氏《天一阁书目》阮元序云：其藏书在阁之上，阁通六间为一，而以书厨间之。其下乃分六间，取“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”之义。乾隆间诏建七阁，参用其式。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奉上谕：“浙江宁波范懋柱家所进之书最多。闻其家藏书处曰天一阁，纯用砖瓷，不畏火烛，自前明相传至今，并无损坏，其法甚精。著谕寅著亲往该处，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，是否专用砖石，不用木植，并其书架款式若何，详细询察，烫具准样，开明丈尺呈览。”云云。

当时尚方营缮，取裁于闾闾旧家，盖建筑胥关学术，丘壑别具胸襟，乃至缥緗藏去F7之精，尤非悉心研究不办。若夫名园如梦，杰阁仅存，则右文稽古之流泽孔长也。

古今人命名绝奇，无过两宋宗室。尝阅《宋史宗室世系表》，其命名所用字，属字书所无，不可识无音义者，尤触目陆离，指不胜俛矣。即以其命意审

之，亦多反常触讳，微特无当于雅训，抑且大拂乎世情。姑略举如左，不具十之一二也。如希莹、希怨、希伪、希吝、希褥，伯迫，师仆、师裙、师桌、师枪、师辱、师崽，与驼、与挤、与拚、与溢，善诅、善讪、善眚、善俘、善拐、善ㄥ、善斫、善终，孟逝，崇俘、崇{死土}、崇扒、崇掠，必跛、必扯、必滚、必{死土}，汝坑、汝彘、汝花、汝个昏、汝臭、汝恻、汝扑，个台夫、鄙夫、否夫、闹夫、诳夫、怒夫，溷夫、诅夫、莠夫、若洩、若逃之类，皆甚足异也。盖当时玉牒宗亲，子生，则入告宫府而赐之名，大氏幡字书，随检一字与之，而于字义奚若，未经斟酌选择耳。

宋叶梦得，建安人，应聘赴临安，少帝北行，遂隐于西瓯，以讲学为事。有《经史旨要》及文集。明董轰，字文雷，奉化人，博通经史。永乐朝为承天门待诏，有集三卷。此二名亦甚新。

《玉茗堂四梦》，明临川汤苦士撰，曰《牡丹亭》、曰《紫钗记》、曰《邯郸记》，曰《南柯记》，蜚声曲苑久矣。明上虞车尼斋亦有《四梦》，曰《高唐》、曰《邯郸》、曰《南柯》、曰《蕉鹿》，特玉茗《四梦》系传奇，而尼斋所作杂剧耳。

日本有所谓倭歌者，彼都人士能为之。《原氏丛谈》中不一见，而曾经自译者二首。“鸣凤卿”一条云：“锦江又善倭歌，传自冷泉公，其集名曰《密郁讷捺密》，言三代波也。盖历泉家三代点定，故以名云。屋木歇独木，兮笃讷袜{薛足}昵袜，葛及栗遏栗，质葛刺屋速谒郁，遏蔑贲质讷葛密。斯枯捺儿屋，个密木儿笃吉结跋。捺匿<走>笃木，葛密匿个密葛斯儿，密谷速鸦斯结列。”移录如右，备洽闻者参考焉。

在昔狭斜才女，铜街丽人，其香奁中物流传至今，令人摩挲想望不置。据余所见闻，以马湘兰之物为最多。一阿翠像砚，高六寸七分，宽四寸四分，厚一寸五分。背面刻阿翠像，左方题“咸淳辛未阿翠”六字，分书。右侧题云：“绿玉宋洮河，池残历劫多。佳人留砚背，疑妾旧秋波。己丑三月得此砚，墨池鱼损去之，背像眉目似妾，面右颊亦有一痣，妾前身耶。阿翠疑苏翠，果尔当祝发空门，愿来生不再入此孽海，守贞记。”“马”字朱文椭圆小印，余藏有拓本。一薰炉，铭曰：“薰透鸳衾，香添凤饼，一点春犀管领。”回环刻于盖侧，贵池刘葱石藏，余有词咏之，调《绿意》。一“听鹧深处”印，石方径一寸弱，高一寸七分强，白文，边款：“五百谷先生索篆赠湘兰仙史，何震。”今年五月，吴T庵购得于杭州，余有词咏之，调《眉妩》。一星星砚，砚背有双眼，并王百谷小篆“星星”二字。湘兰自铭云：“百谷之品，天生妙质。伊以惠我，长居兰室。”钱塘项莲生《忆云词乙稿》有《高阳台》咏之。一“浮生半日闲”印，寿山石，方径寸四五分，厚三分余，瓦纽，白文

，边款“壬子谷日，偕蓝田叔、崔羽长、董元宰、梁千秋社集西湖舟中，女史马湘兰索刊，雪渔。”见南昌彭介石《搏沙拙老笔记》。一牙印，余侣梅以唐兰陵公主碑宋拓本，就赵晋斋易马湘兰牙印，钱塘陈云伯有诗赋其事，见《颐道堂集》，至湘兰所画兰花，近人书画记，著录非一，兹不具述。

南陵徐积余得小铜印，文曰“石家侍儿”，白文方式，以拓本见贻。报之以词，调《四字令》：

石家侍儿，绿珠宋。当年毕竟阿谁，捺银笺紫泥。香名未知，乡亲更疑。愿为宛转红丝，系裙腰恁时。

宋陈无己宿斋宫骤寒，或送绵半臂，却之不服。按：宋子京不敢着半臂事，人皆知之，此事罕有知者。